

回 龙 传

问萧何，佛如何。黄金贵，值钱多。——圣谕

昔年有韩信问萧何，问问家乡佛如何。

人人都说格黄金贵，依我看哪有格欢乐值钱多。
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

失落黄金犹可取，错过光阴哪里寻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落难星宿降临来。

两旁善人同和佛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宝卷初卷开，诸佛降临来。

树从根上长，花从叶内开。

宝卷初开讲，响铃透佛堂。

经堂齐肃静，听经莫心慌。

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

行善胜念千声佛，作恶枉烧万炷香。

善比青松恶比花，看看青松不如花。

有朝一日寒霜降，只见格青松不见花。

劝世人，莫理论，金银财宝是个惹祸根。

亲戚为它恼，邻舍为它争。

弟兄道理为了格金共银，骨肉亲就当作格路边人。

为人处世莫顶真，邻舍和睦财气生。

弟兄团结山成玉，父子同心土变金。
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落难宝卷，一部劝善。小学生开读，先还朝代帝主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总要先还哪朝天子登龙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板，上写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学生今朝来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，确然不难。

有昔年宋朝仁宗皇登位，山河一统总太平。

大宋朝仁宗皇帝，是宋朝第四代皇帝。第一代皇帝，宋太祖赵匡胤；第二代皇帝，赵匡胤的兄弟，宋太宗赵匡义；三代皇帝真宗；四代皇帝仁宗。仁宗皇帝也可算有道明君，手下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。最出名格有武四家、文四家帮皇定国。哪武四家？呼、杨、高、郑。呼，

是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代；杨，是天波杨府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后代；高，是老驸马平东王高怀德的后代；郑，是汝南王郑印郑子明的后代。哪文四家咧？吕、寇、王、包。吕，是吕蒙正的后代；寇，是双天官寇准；王，是老丞相王苞王延龄的后代；包，就是列坐南衙开封府，龙图阁大学士，包拯包文正，就是你们在电视里看到格包黑子包青天。所以有武四家、文四家帮皇定国，可算是文有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文官执笔安社稷，武将拖刀治乾坤。

这叫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
八方多清静，处处罢刀兵。

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过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皇圣天子最为聪明，五更鼓打端坐在龙廷。

家家安乐户户康宁，父慈子孝弟兄恭敬。

万民齐喝彩，齐贺有道君。

皇皇有道，小学生才疏学浅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众位，今朝小学生讲一部忠孝宝卷，叫《回龙传》。

格贤人不是张三并李四，南清宫八贤王赵德方一个人。

赵德方是宋朝第一代皇帝——宋太祖赵匡胤的二皇子。赵匡胤生到两个皇子，大皇子赵德元，第二个皇子赵德方。照理太祖赵匡胤驾崩，应该要大皇子即位，但是赵匡胤的兄弟，赵匡义篡了皇位，号称宋太宗，端坐八宝金殿。赵匡胤的正宫娘娘贺皇后不服，带大皇子赵德元，第二个皇子赵德方，到八宝金殿交赵匡义评理。一来来到八宝金殿，大皇子赵德元就想：本来这个皇位是我格，被皇叔篡了去格。想想心里不好过，嚎啕，发躁，就拿头对盘龙柱上一撞，可怜了，

皇子跌在金銮殿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赵匡义感觉理亏，就拿大皇子赵德元金顶玉葬，拿贺皇后封做皇嫂，奉到养老宫，太宗赵匡义天天要去朝拜。将二皇子赵德方封八个王位。哪八个王位？一天王、二地王、三财王、四水王、五行王、六花王、七贤王、八大王。八个王位，个人拿八个王爷的俸禄。将古比今，就相当于现在个人拿八个人格工资，而且赐他皇命金锏一柄。这皇命金锏权力大了，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臣子不忠，带管良民百姓。金锏上刻有九条龙、九只凤，九九八十一一个眼，八八六十四个角，六六三十六个棱。打死一个皇上，只要去了一条龙，打死一个娘娘，去了一只凤，打死一个文官，塞了一个眼，打死一个武将，只要削了一个角，打死一个老百姓，只要抹了一个棱。所以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八贤王赵德方同缘狄娘娘。提到狄娘娘，你们要是看过《万花楼》，或者看过《五虎平西》，你们就晓得，狄娘娘是平西王狄青的姑母。

八贤王交狄娘娘夫妻恩爱很，狄娘娘就有了怀孕紧随身。

夫妻讲讲欢喜了，肚子里花有了后代了，要出去散散心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要到苏杭二州散心。八贤王吩咐准备龙舟一只，带了宫娥彩女，八贤王交狄娘娘坐到龙舟中舱，吩咐水手——

撑起船来摇起橹，水路登舟早动身。

水路登舟不耽搁，苏州城不远面前呈。

龙船行到苏州城不远格地方，狄娘娘腹中阵阵疼痛，狄娘娘十月怀孕要分身。

一阵痛来痛过死，二阵痛来痛过昏。

腹中疼痛如刀绞，生死只在欠时辰。

有狄娘娘，来龙船中舱之内，不怕羞丑。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下了一个宝和珍。

生下一个什么东西？书高头叫肉卵，实骨子就是肉球。多大咧？小钵头小点，老海碗大点，红堂堂，圆滚滚，肚里来下拱。八贤王一望，“哎呀，怪胎，不好了格，

我南清宫不晓作得多少孽，怎生到一个怪胎可伤心？

如果三三两两传出去，要笑坏朝纲武共文。”

八贤王发躁，就拿肉球对苏州河里一撂。你们大众记好了，肉球撂了苏州河里，回头有人捞起来格。格么，现在没得功夫说，小学生一张嘴难说两句话，巧女难拿两支针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

我们不讲肉球撂了苏州河里，再讲八贤王拿宫娥彩女唤得来，“宫娥彩女，每人赏五十两银子，买你们一张嘴，你们万万不能说我家狄娘娘生了怪胎，你们要帮我说谎，就说我家狄娘娘不曾养到，小产啦得格。”“我们会说格，我们会说格。”肇没得后代扫了兴了，不高兴去散心了，回转京都皇城。这个时候三帝真宗在位，真宗扫北不来皇宫，李娘娘生了太子，刘娘娘妒忌，交总管太监郭槐狼狈为奸，弄狸猫拿皮剥啦得，拿太子换出来，吩咐宫娥寇珠寇承御，要拿太子撂到金水河里淹杀得，寇珠寇承御捧住太子，来金水河边悲泪啼哭。

哪晓太子命里不该死，来了一位善心人。

哪一个？太监陈琳。太监陈琳奉八贤王之令到御花园采花，一望望见寇珠悲泪啼哭。肇就拿起来一问，啊呀，原来太子有难。太监陈琳忠心耿耿，就拿太子圆了花盒子肚里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就捧回南清宫交把狄娘娘，正好狄娘娘奶奶胀了不得过，就拿太子抚养长大成人，回头太子即位，就是四帝仁宗。

众位，此乃狸猫换太子，小学生不是讲狸猫换太子，是讲《回龙传》，所以这段情节是略表，请你们多多谅解，不要说我偷懒省啦得不表了。再讲到肉球撂了苏州河里。可有人捞起来？有，苏州城南门三贤村，一人姓王，名叫老汉，王老汉同缘李奶奶，老夫妻两个。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，五十六岁整男花女花不曾生，苏州河打鱼为生。

格天子老夫妻两个拿船摇到苏州河里，拿网对下一撒，李奶奶起网，“哎嘿，老头子啊，今朝运气蛮好，网肚里鲲子不少。”背上来一望，“哎呀”，哪里来格鲲子啊，一个肉球，红堂堂，圆滚滚，小钵头小点老海碗大点，肚里来下拱，这个时候正好一个碗打碎啦得，王老汉就拿碗格三角落瓷锋，到肉球高头一刮，“啪”，肉球崩开来，哎喂，里面有个白白胖胖格小男孩，老夫妻两个欢喜了。王老汉说：“奶奶，我们五十六岁，不曾生到儿子，抱到格也好格。不过奶奶啊，大明大方抱家去，等到儿子长大了么，埭上人三个交你好，三个交他好，也有交我们不对格，回头要掺祸格，回头要交儿子说，你不是你家父母养格，你是来苏州河里抱上来格。奶奶哇，等到儿子晓得不是我们养格，弄不好要不孝顺格，俗话说得好，田地要深耕，儿女要亲生，深耕田地才能出五谷，亲生儿女才孝双亲，最好拿他抱家去，冒充我们亲生格。”这遭偷偷拿小公子抱家去，王老汉替李奶奶做假肚子，肚子高头弄老棉絮垫，垫了发拱发肿，枣篓爿一扣，拿衣裳一罩，拿李奶奶搀出去把大家望，“望啊，我家奶奶稀奇古怪，五十六岁不晓肚子怎干大格，总不见得要生产呢！”哎喂，格天也打失惊，曾歇几天倒养了哇。五十六岁养到一个宝贝儿子，贺满月格，拿亲戚朋友总请家去。一请请到家中，肇拿小公子抱出来把大家望，“你们望望看，我家奶奶，五十六岁养到格宝贝儿子，望望果发禄？”亲戚朋友一望，“喂，竟有古话哇，六十六，养儿子抬车轴，不晓多发禄。”李奶奶年纪大，五十六岁，养格儿子特别发禄，总相信格。贺过满月，王老汉替公子取名字，我弄碗爿刮出来，就取名碗划，姓王，就叫王碗划，叫叫滑得嘴了，就叫王华。王华天星临凡，长起来点总不难。

痨麻头疼无他份，慷慨慨长成人。

老夫妻两个就该这个宝贝儿子，惯了。哪晓太惯，这个小孩不好太惯，一惯惯坏了。一笔到十二岁，什么事情总不会做，只会端来吃，请来坐，而且懒了，人总不肯叫。格王老汉想想着气了哇，十二岁格儿子不会叫人，就急得蹲家吃闷酒，哪晓得这个闷酒不好吃，一吃倒吃醉了格，酒后要吐真言。王老汉拿王华找得来：“呸，你格孽畜，你不是我养格，十二载之前，来苏州河里捞到一个肉球，弄碗爿刮出来格，所以替你取名王碗划，叫滑得嘴，就叫你王华，指望拿你养大了，养老送终，落么么你懒了人总不会叫，要你何用，替我死走。”王华一想：不得了哇，父亲骂我死走嘛，我什么事情总不会做，不要饿杀得。罢了，我来叫他嘛，王华双膝来跪下，父亲大人叫几声。

哪晓得王华不叫不关事，拿起来一叫不得了哇，惹下格连天祸场根。王华星宿委该大，王老汉福薄，经不起他叫，一叫哇，“哈拉”一笑，欢喜了，儿子会叫人了，哪晓乐极生悲，一口痰对喉咙口一郁，一搁囉铁托，像豆腐店关门歇作。

跟斗栽倒尘埃地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李奶奶看见王老汉倒了高厅上，一把捧住得，“老伴哎，老伴，我格亲丈夫。”

哪晓高喊老伴不答应，低喊丈夫哪做声？

李奶奶跟手哭起来：“我格亲亲丈夫，你站堂说话站堂走。

你哪怕再坐起来交我说啦两三句，我也没得干伤心。

我前世里不晓烧拉多少断头香，打拉多少孤丁雁，今生夫妻不久长。

拿我撂了半路上，下不得下上不得上。

黄泉路上等等我，亲姊妹同过鬼门关。

你黄泉路上慢慢走来慢慢跑，我们老夫妻两个同过奈河桥。”

王华说：“母亲，不用哭。”一叫不得了，李奶奶对下一倒，看她两手也不伸，两足也不蹬，眼睛闭了紧腾腾，牙关咬了哔咧啪落响，汗毛根根竖。

喉咙口断了格来往气，哪块还有命残生。

格王华看见父亲母亲倒了高厅上，发躁了，放声痛哭：“哭声我格父母双亲哎，你们二老怎走得向前格，

你们倒一命呜呼归地府，丢下你格孩儿年纪轻轻靠何人。”

邻舍隔壁埭上人家到了格，“王华啊，你哭什么呀？”王华说：“不要谈了，我才间叫父亲母亲，被我一叫叫杀得格。”“喂，不得了哇，王华这个冤家嘴毒了，叫爹爹死，叫娘娘亡。”肇大家帮忙，将二老遗体买棺木盛殓。热热闹闹办过丧事不表，再讲就剩王华个人了格。他什么事情总不会做，只会端来吃，请来坐，坐吃山空，海也吃了。曾歇两年就吃光了，什么东西都卖啦得。

这遭王华就到破窑安身，王华一想：总不见得饿杀得，不会做事，不要紧格，要饭又不要动手，只要动口，去要饭了。哪晓王华做事体不内，要饭老内，而且要饭结到一班叫化子朋友，有两个最知己格朋友，一个叫刘通，一个叫田虎，王华做化子头子。格天子走到一个人家啊，正来下起房子开工，开工酒办了台上，木匠瓦匠师傅不曾歇手，王华带一班小叫化子，对台上一坐，“啪哒”吃起来格。当家人来了格，“死走，我家这个办把木匠师傅瓦匠师傅吃格。”哪晓王华被一骂，来到野场边上，倒说起来格：“不要起劲，没得把我们吃，房子起来，不要歇半个月，就要犯天火烧。”哪晓得他格嘴灵，房子起来第十四天，“轰”，烧了寸草无存。格天子走到一个人家啊，来下寻新娘子，喜酒办了台上，王华带一班叫化子坐了台上，“啪哒”又吃起来格。当家人跑得来，每人一个勒得，“死开点，我这个酒菜办把送亲格吃格。”哪晓王华走到野场边上又说起来格：“不要起劲噢，酒菜没得把我们吃，新娘子新姑

郎困到半夜就要硬了床上格。”哎喂，嘴灵了，第二天早起爬起来一望，新娘子新姑郎总死了床上。格天走到四姥姥家门口，四姥姥来下摊锅塌，王华说：“四姥姥，铲点锅塌来吃吃。”四姥姥被他一叫，头痛上五六天。格天走到五奶奶家门口，五奶奶来家裹馄饨，王华说：“五奶奶，煮碗馄饨来吃吃。”五奶奶被他一叫，肚子痛十三天。格天走到六婶婶家门口，六婶婶来家烧朝饭，王华说：“六婶婶哎，舀碗朝饭来吃吃。”六婶婶被他一叫，头疼发热肚子痛，寒寒热热不分清，一直痛了个月对十三天。这遭三贤村埭上就吓得怕，这王华嘴毒了，叫爹爹死，叫娘娘亡，说哪个活不到明朝，半夜里就硬了床上，说哪家犯天火烧就要被烧啦得，我们被他一叫哇，就要头疼发热。肇家家总怕他格，派小朋友站岗，一望，望见王华一到，小朋友就叫了哇：“王华啊，不要叫人啊，你要吃什么东西啊，只要说。”王华说不叫嘛就不叫，我就欢喜吃鸡蛋摊锅塌。这遭妥了格，三贤村人家聚到点鸡蛋啊，不敢卖，不敢吃，总要空把王华。你敢不空啊？不空，被他一叫，对不起，卖鸡蛋格钱也不够看病吃药格。尽顾吃吃，埭上人倒吃恼了格，也有出头出脑格就说：“王华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做官不欺当乡人，你总拼命蹲三贤村吃，我们埭上弄到点鸡蛋总被你个人吃啦得，你哪里不好死远点去吃吃，你不好上苏州城去吃？苏州城里发财格大好佬多得很了，不把你吃嘛，你只要叫人就是得格，你嘴枉于毒格。”王华一听，一想：不错，邻舍好，赛金宝，我不能拿埭上人吃恼了。罢了，我明朝上苏州城里去吃，反正我格嘴毒，没得给我吃，我只要叫人。一到第二天王华动身了，左手拿枯竹枝，谨防恶犬，右手拿豁片头碗，讨饭营生。

大众哎，不讲王华要到苏州城去要饭，我们经中另表出场人。

再讲苏州城出到一个大亨，此人姓杨，名叫吉风，杨吉风。做多大官职？吏部天官。吏部天官杨吉风同缘杜氏夫人，多男多女不曾生，

生到一个独生女儿名叫杨秀英，苏州城里格才女有名声。

杨秀英小姐年方二九十八岁，生得花容月貌，

白天书房把书念，晚上在绣楼绣花名。

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描龙绣凤件件精。

不讲小姐聪明很，我们单讲为官受禄人。

再讲杨吉风，来朝纲做官。那一天，杨吉风端坐朝房，拿起来一想：呀，我杨吉风四十出头，不曾养到儿子啊，只养到一个独生女儿叫杨秀英呀，女流之辈不能传接香烟后代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罢了，我官不做了，我要家去养儿子咧。杨吉风主意已定，当夜就将辞官本章写好。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杨吉风拜本入午朝。

吏部天官杨吉风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口称“万岁，微臣有本”，将辞官本章呈上龙书案。

仁宗皇帝本章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腹中也恼怒二三分。

四帝仁宗皇帝就想：呸，杨吉风，你不曾养到儿子，倒说不做官了，格么孤家不曾生到太子，孤家倒不说皇帝总不做了，嘿嘿，这个儿子岂是你要就要到了，要命中注定有才有咧，命中注定你没得，你硬是要不到格。但是四帝仁宗皇帝又想：杨吉风是出名格清正官，定水清，脾气犟了，一声要向前跑，十八条老水牛总背不回头，要是孤家不准他回家，回头他养不到儿子，他要暗恨孤家。罢了，不如放他回转，等他养不到儿子他才服贴格，所以仁宗皇帝一面准本，而且赐他金匾。圣天子来金匾上，御笔亲书几个大字，上写：万事皆由人，半点不由命。

众位，书上头是写万事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但是仁宗皇帝咧有意拿这个写反了，拿人写做命，命写做人。四帝仁宗格本意啊是讽刺杨吉风，哪晓杨吉风把金匾拿起来一看啊，有

了误解：哎喂，万岁想法交我一样格，什么事情总是由人不是由命，像照我要儿子，我只要出劲要，我要到格，所以杨吉风拿这个金匾当宝贝了。辞皇别驾，带了金匾，坐了舟船，回转苏州城吏部天官府，就拿这个金匾供在后花园祖宗祠堂三代牌位上头，而且杨吉风天天要朝拜金匾。你们大众记好了，这个金匾到了苏州城吏部天官府祠堂祖宗牌位上头了不表，我们再讲仙师苗匡义。

提到苗匡义，你们要是看过《飞龙传》或者看过《天下第一棍》，你们就晓得，宋朝第一代皇帝，宋太祖赵匡胤桃花宫醉酒，酒醉斩啦三弟郑子明，酒醒寻话军师苗匡义，“呸，身为军师，有事不先知，要你何用？”将苗匡义削职为民，赶出午朝，永不起用。苗匡义正好不愿意做官，后来去云游四海，再后来苗匡义成了仙了，所以来《回龙传》这部书高头，就不说他军师，而说仙师、苗匡义仙人。仙师苗匡义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哎呀，王华空同小金龙临凡，杨秀英小姐执笏仙女下界，他们二位星宿，五百年前在玉皇家御花园中，结伴吃了仙桃子，宿世姻缘海能深，我不去做媒，他们怎得配对？”苗匡义仙师，

随意默读真言咒，驾起云雾早动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赶上苏州去做媒人。

仙师苗匡义来到吏部天官府上空，拨开云端，对天官府一攻，看见杨秀英小姐交梅香来绣楼绣花。苗匡义拿法水对小姐身上一洒，小姐就浑身一歹，连洒两个喷嚏，“阿嚏”，洒到三洒不好了，陡得毛病紧缠身。

杨秀英小姐腾腾空哭起来格。梅香问了：“小姐为何悲泪啼哭？”小姐叫声：“梅香哎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这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

我才间端坐绣楼绣花好好很，腾腾空怎陡得毛病紧缠身？

我干歇头上疼痨痨身上热暴暴，眼目昏花不得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叫声我格梅香哦，

我干歇头疼如同刀斧砍，腹痛犹如箭穿心！

热起来就像钢炭火，我冷起来能像水生冰。”

梅香说：“小姐，快点不要哭，你肯定绣花绣闷住得格心，只要到花园散散心就好格。”哪晓杨秀英听见散心，毛病像状变轻。为何？因为仙师苗匡义，跟手拿小姐灾晦收啦一大半。小姐说：“梅香，听见散心啊，我倒好过多了格。梅香，速速搀我下楼。”

梅香搀起来格描花手哦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正是春二三月，百花开放，百草排芽，春光明媚，花园的景色很好。

有主仆，进花园，抬头观看，

桃花红，李花白，柳绿松青。

看迎春花开赛黄金，木香花开满天星。

牵牛花开口朝上，山茶花开赛红樱。

东棵杨柳西棵桃，主仆两个越看越逍遙。

主仆两个往前行，祖宗祠堂面前呈。

走进祖宗祠堂，杨秀英来三代牌位面前，烧烧香点点烛，双膝跪下来头直凿，叫声三代宗亲哎，

“有灵有感，保住我格毛病好，大香大烛了愿心。”

拿起来一许，哎喂，毛病像拈啦得，陡长精神八九分。杨秀英抬头对上一相，望见金匾，开口就念：“万事皆由人，半点不由命。”众位啊，杨秀英小姐五经四书熟咯，书读得蛮熟格。小姐就想：呀！金匾上字写反了哇，书高头是万事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嗯，还亏你做万岁哩，一国之主，书总不曾读得熟，字总写错了格。嗯，有错必改。“梅香，上楼，把金纸、浆

糊、剪刀拿得来，我来改字咧。”众位，何谓金匾？骨子里花不是金格，木头做格，上头覆了一层金，因为是万岁送格特别贵重，号称金匾，实际不是金格，所以杨秀英小姐弄金纸剪剪，浆糊粘粘，就拿“人”改做“命”，“命”改做“人”，回转绣楼安身。

哪晓杨吉风格天又去朝拜金匾，一拜抬头一望，哎呀，金匾上字怎有了改动。杨吉风问安童，今天有没有哪一个上祖宗祠堂来。安童说：“大人啊，小姐来过格。”老人跟手来到高厅，吩咐梅香，上楼将我女儿唤上高厅。梅香来到绣楼，“小姐喂，你家父亲来高厅唤你。”小姐听见父亲唤，

随身衣裳不打扮，袖带飘飘下楼门。

转弯抹角、抹角转弯来到高厅，见到杨吉风老人。杨秀英小姐走到前间飘飘来下拜，万福父亲就口内称。要是以往，杨吉风看见女儿到，总要眉花眼笑，那一天看见小姐到，如同冤家遇到对头人。杨吉风面沉似水，“女儿，为父问你，你今天有没有上祖宗祠堂？”小姐说：“父亲，女儿去过了。”“好，为父再来问你，金匾上的字是不是你改的？”小姐说：“父亲，正是女儿改的。”老人叫声：“大胆妖孽，你胆有天大，竟敢改动皇上御赐金匾，你知罪不知罪？”小姐说：“父亲，你不要大惊小怪，金匾上字写错了格，书高头‘万事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’，他拿‘人’写做‘命’，‘命’写做‘人’，所以错格，有错就必须改。”老人说：“女儿，你年纪轻轻懂什么，万岁就是对格，‘万事皆由人，半点不由命’，什么事情都是由人，不是由命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啊，你也帮万岁犟嘴啊，书高头是‘万事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’，金匾上错格，你不要帮他辩驳。”老人说：“女儿你不懂，万岁就是对，什么事情都是由人不是由命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，就是错格，什么事情都是由命，不是由人。”老人说：“你不懂，什么事情都是由人不是由命，比方你女儿穷富发财，是由人决定，不是由命决定；比如我要你发财，就拿你把发财格人家，穿不完，吃不完；我要你穷，我拿你嫁把叫化子，你肇一世受罪，所以你格穷富发财是由我们人决定，不是由命决定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，你此言差矣。我格穷富发财是由我格命决定的，不是由人决定格，比方你拿我把发财格人家，八败命，回头还是要穷格；你拿我把了穷人家，我是发财格命，回头还是发起来格，所以我格穷富发财是由命，不是由人。”肇父女两个来高厅上针尖对麦芒，各不相让，因为杨吉风是犟脾脚，养种像种，养格女儿杨秀英比他还犟到八九分，哪晓犟犟犟，老人来起火了：“喂，你再说由命不是由人，我拿你把叫化子，看你果得发财。”小姐说：“格只要命好，作兴还要发财格。”“啊咿喂，还交我犟嘴啊！安童，上街喊一个叫化子来，拿她舍把叫化子拉倒。”哪晓安童走到大街上，真正叫无巧不成书，格王华头一回上苏州城，稀奇，正来下张头识眼看城中景致，被安童看到。安童说：“小化子，你果要吃好东西？”王华说：“我不要吃好东西，我只要吃鸡蛋摊锅塌。”安童说：“你格化子，不要讲鸡蛋摊锅塌，好酒好菜总有吃，只要跟我跑。”王华一想：我只要有吃，跑嘛就跑。

跟随安童站起身，天官府到面前呈。

这个时候，杨吉风交杨秀英父女两个已经回避到屏风后头，有珠帘格，珠帘里头暗，外间亮，外间对里看不见，里头对外看碧清。杨秀英一望：咦喂，当真喊一个叫花子，对王华浅眼一看，头上头发不梳一蓬松，衣裳上爿纽下爿一拱拢，鞋子踢脚板，眼屎邋遢，拖鞋踢脚，风一吹，身上格汗酸臭，怪味难闻。哪晓仔细望望，哎哟，这叫化子年纪不大，十七八岁，再仔细望望，方面大耳，鼻直口方，五官端正，而且印堂发亮，久后必有飞黄腾达之日。众位，书中暗表，因为杨秀英交王华，五百年前姻缘前生定好了格，前世里格姻缘，所以尽管王华身上穿了破，身上脏，但是来杨秀英格眼睛里，看起来是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喜爱。

看看这个小化子人一个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杨吉风说：“女儿，你再说由命不由人。”小姐说：“父亲，女儿还是说由命不是由人。”

“还犟嘴，犟嘴就去跟叫化子。”小姐说：“走么就走。”杨秀英来到高厅见到王华，走到前间飘飘来下拜，官人万福口内称。

王华一望，啊喂，一个体面小姐，“你这位小姐，我是要饭格叫化子，我只会要饭，我又不会做官，腾空怎叫我官人格呀？”梅香说：“你格小化子不懂啊，你福气好了，我家大人拿小姐舍把你了格，你肇就是我家小姐格丈夫，我家小姐就是你格妻子，所以我家小姐要称你官人。”王华说：“万万不能，万万不能，我是要饭格人，上无片瓦遮风雨，下无寸土立足基，假使交你家小姐成婚配，连累你家小姐受苦不答应。”

杨秀英一听，佩服，这叫化子心良好了，不愿意连累我，越是心良好，越顺爱交他。杨秀英老老脸皮走到前间，“官人，你此言差矣，你瞧不起我杨秀英，我杨秀英不是欺贫爱富之人，你上无片瓦，我不怪你，下无寸土，我自己情愿格，官人，我们患难之中结秦晋，海枯石烂我也不变心。

但愿夫唱妇随长相聚，更比那玉堂金印胜十分。”

王华说：“小姐，万万不能，我要饭自己还要不饱，情丧养家小，我不能要你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”小姐说：“你倒走了哇？我家父亲已经将奴家终身许配与你，我在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的鬼魂。

我是三贞九烈女，决不做重婚改嫁人。

官人哎，你今朝若肯收留我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你要要是不肯带我一同行啊，我撞死在高厅丧残生。

官人，你可带我走？不带我走，我撞煞得拉倒。”杨秀英发躁，当真拿头对墙上撞。王华吓坏了格，一把捧住小姐：“万万不能寻短见，你既然不怕饿肚子，不怕吃苦，就跟我走拉倒。”梅香就想：天官府的千金小姐，享福享惯了格，暴暴跟了这叫化子啊，没吃没穿格日子不好过。梅香走到前间：“小姐哇，我梅香赠你十两纹银。”小姐说：“梅香，天官府的银子是一两总不要。”梅香说：“小姐，这个银子不好算天官府格，因为大人赏把我格，赏把我就算我格了，你不要我的银子，就是瞧不起我梅香。”这遭小姐拿银子接过来，叫声梅香妹妹哦，

“我杨秀英将来有了升腾日，重重报答你当身。”

肇王华拿杨秀英换了动身，带跑带搀带背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三贤村到了面前呈。

一到破窑门口，王华说：“小姐哩，这破窑里肮脏不过，你蹲门口撑撑啊，等我进去倒括倒括，回头你再进去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我们夫妻道理，你再脏点，我不嫌你。”王华说：“小姐，你不嫌脏嘛就跟我同进去。”一走走到破窑里一望，哎喂，四转阴暗透湿，

四转上了格罗罗网哎，堂灰搔搔有半分深。

整个破窑只该一张床，这张床，两头是土方垛格，土方上头一块铺板，这个铺板不是木头格，是芦头打格扒壁，芦头铺板上头咧有条草席，这条草席十三块拼起来格，草席高头咧，三块老棉絮，顶大一块筛子干大，再一块，铜盆干大，顶小格只有钵头干大。王华弄格衣袖拿沙灰掸掸，“小姐啊，你请坐。”杨秀英坐下来格，一坐坐下来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我们就这样子蹲做堆，叫不明不白，叫言不正名不顺，等到埭上人要说我格闲话格。官人，我这头上有首饰格，你拿街上去当当，当到点钱买点酒啊喜糖啊，买点菜啊，买点千条鞭啊，买点炮仗，家来拿埭上人喊得来喜酒吃吃，喜糖分分，炮仗放放，肇我们蹲做堆咧就名正言顺，就没得哪说闲话。”王华说：“小姐，我总归听你格话。”肇王华到大街上拿首饰一当，一足担酒菜喜糖鞭炮买好，进埭就叫了哇：“埭上人啊！你们听好了格，我王华来苏州要一夜饭，要到一个顶体面格小姐，马哨拜堂成亲，请你们上我家去吃喜酒，分喜糖，放鞭炮，你们要去，不去我回头要叫格。”埭上人一听，“喂，快点去啊，不去被他一叫啊，要害病格。”这遭家

家若大若小总来，一望，王华格运气竟好了，要到格体面小姐竟体面了，来我们三贤村好轧头名。

肇大家弄点喜酒吃吃，喜糖分分，鞭炮放放，散啦得格。要安睡了，王华说：“小姐哇，你盖筛子干大格老棉絮，我盖钵头干大格。”小夫妻两个一夜受罪，一到第二天天亮，夫妻起来格，杨秀英说：“官人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一寸三分口，喉咙万丈深；家无营生做，吃断斗量金。坐吃山空，海也吃空了格，要找点营生做做了。官人哎，你家父母在世，做什么营生格呀？”王华说：“小姐哇，我家父母在世打鱼为生。”小姐说：“官人，你果会打鱼啊？”“我不会，我只会端来吃，请来坐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会不会不要紧格，哪个养出来就会格呀，不会嘛，只要跟人家学习学习。”这遭杨秀英拿王华带出去，跟渔公渔婆学习，杨秀英人又体面，嘴又客气，渔公渔婆总肯教她格，说：“你要打鱼，要买渔船，买鱼网。”肇拿渔船鱼网买家来，杨秀英陪王华拿船摇到苏州河，哪晓得船一到苏州河里，惊动了东海龙王敖广。东海龙王敖广掐指一算，“王华小金龙临凡，小金龙五百年前交我敖广结拜弟兄，他是我最小格兄弟，今朝来打渔，我要帮帮他格忙哎。”老龙王吩咐寻海夜叉吆，拿鱼吆了扎扎实，对船上跳。王华说：“不要跳了，船要沉了。”这遭妥了当了，打渔网总不要用格，只要拿船开河里去，船就满格，鱼打家来，王华去卖鱼了，“卖鱼喫。”人家说：“问你买鱼咧！”王华说：“我又不识字，又不识秤，又不会算账，秤来杠，你们自己称，该应多少钱，你们把多少钱。”格么，遇到老老诚诚格，说人家不识秤不识字，不要弄怂人家，称一斤，把一斤钱；也有遇到尖刁格，对不起，称六斤只把二斤钱。但是，你把了二斤钱不得过身，因为当方土地保好了王华，你总不要跑到街过间，土地菩萨到你袋袋里把还有四斤鱼钱，摸了塞王华袋袋里去，你跑到家，拿多到格钱一数，吃大苦，也是把拉六斤钱，下回不要烦，称一斤，把一斤钱。所以王华卖鱼有个绰号，叫公道佬，公道佬卖鱼最快。为何？总是买鱼格自己称，自己算账，不存在掐秤，就要呆子才不问他买咧，卖起来又哨，来起来又哨，这个鱼不要用网，船开河里去，船就满格，哎咿喂，格发财快了，像观音粥对上漕，不曾有两个月，家里四关厢树起来格。夫妻两个有了钱了，发得财了。肇夫妻恩恩爱爱，杨秀英就有怀孕随身，十月怀胎满足，瓜熟蒂落。格天一胞养两个儿子，杨秀英对王华说：“官人，我们肇有了儿子了哇，我们要改口了，我肇不叫你官人，我叫你孩子他爹。”王华说：“好格，我肇叫你孩子他妈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孩子他爹，你是父亲，儿子是你养格，你要取名字了。”王华格眼睛乌子直识，个字不识，对屋望里望，“我家老大叫梁，老二叫柱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妥了格，肇起房子木头总不要买了，梁交柱总有了格，所以一个叫王梁，一个叫王柱。”夫妻两个又有了儿子，又发老赫赫财，格日子过了舒畅了，王华一天到夜嘴呲了像喇叭花，哼哼唱唱，日子过了红火啊，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不讲夫妻欢乐很，再讲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京都皇城，八贤王赵德方。那一天端坐南清宫，拿起来一想：呀，我赵德方不曾生到儿女，我的皇侄四帝仁宗又不曾生到太子，“不好了格，

等我们叔侄两个百老归苍海，万里江山靠何人？

苍天哎，我赵家不晓作得多少格孽，怎就配我们叔侄两个要绝子孙。”

正在悲泪啼哭，来了两个小太监，一个叫月儿，一个叫星儿。这两个太监，是八贤王最合心格太监，心腹小太监。月儿星儿走到前间，“王爷不要蹲杠尽顾哭格，哭要拿身体哭坏了格。王爷出去散散心，现在大街上出新闻哩！十字街口来了一个算命拆字格道士，这个道士搭了一个卦蓬，卦蓬门口也挂匾，匾高头口气写了大了，上写‘善晓阴阳八卦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能算到前后百年’，算了准，只要十两纹银，算了不准，倒贴银子三百两。”八贤王一想：啊咿喂，瘟道士口气不小，本王去听他算算看，算算我可有香烟后代。八贤王赵德方乔装改扮，拿千岁王爷衣裳脱啦得，老百姓衣裳穿起来，青衣小帽。格么拿老百姓衣裳一穿，

千岁头上没得千字，王爷头上没得王字，一般格人不认得他。赵德方带了十两纹银，又暗带皇命金锏，八贤王就想了：我请你格瘟道士算，你要替我算了准，我赏你十两纹银，你如果算了不准，我交你结仇，皇命金锏敲你鬼面道士格头。

赵德方站起身，十字街到面前呈。

八贤王来到十字街一望，哎，当真一个卦蓬挂了杠，哪晓得里头有人对外跑，一面跑一面说：“道士竟灵了，仙人，仙人，竟算了准格。”八贤王一听，哎哟，莫非这个道士真有点妙门经。八贤王走进卦蓬一望，果不其然，一个道士坐了杠，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脚蹬道靴。道士对八贤王望望，睬总不曾睬他。八贤王一想：呸，你格瘟道士口气大了，你算到前后一百年，你怎算不到我赵德方要来啊，嗯，马哨找你说闲话。八贤王正要发火，道士倒笑起来格：“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，王爷不要发火，你请坐。”八贤王一听，喂，这瘟道士真有点妙门经啊，还算到我是王爷，还算到我要发火，叫我不要发火，叫我请坐。八贤王尖呶呶，对下一坐，一坐坐下来，赵德方倒又来了气了，赵德方就想：你格瘟道士，既算到我是千岁王爷，我千岁王爷到，你身总不起啊，礼总不行啊，太拿老了格，嗯，我要问你格罪。要问罪，要找理由。八贤王说：“道士先生，我来问你，你说皇法大？还是佛法大？”道士说：“王爷，以贫道看来，皇法很大，但是佛法也不小，要说你皇法不大么，你皇家有杀生大权，但是我佛法也不小。比方，上佛老爷家去，听佛老爷讲经，我小道士去啊，作兴也有小位子坐坐，王爷，我倒不是瞧不起你噢，你去就怕连撑格地方总没得。”八贤王一听，不错不错，他佛法不小于我皇法，所以他不对我行礼，他有道理格，“好，道士先生，讲得在理，本王就不怪你。来，我问问你看，我来请你，你倒算算我请你算什么？”道士说：“格总不晓得，你是请贫道来替你算你可有香烟后代。”八贤王一听，咿喂，瘟道士钻天干，真晓得，真晓得，“道士先生，请你替我算算，我可有香烟后代？”道士说：“有，你不但有儿子，而且寻了媳妇，不但寻了媳妇，还养了两个孙子。”八贤王一听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你格鬼面道士，说你格大头子昏话，哪不晓得我赵德方，没得香烟后代。

今朝还到一男并半女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如果男花女花还不到，一本账理不清。”

道士又是一声哈哈大笑：“王爷，不要发躁。我来还你，你果记得当初，你交狄娘娘到苏杭二州散心，你龙船行到苏州河，你家狄娘娘生了产，生个肉球，你说是怪胎，撂在苏州河里。王爷，不是怪胎啊，是西瓜胎，被人家捞起来格，你算算看，可好寻媳妇，可好养孙子了。”八贤王一听，不错不错，道士真有本事，“道士啊，格你果有办法帮我找到我的王儿，找到我的王孙？”道士说：“有，不过你要依我了，你要乔装改扮，一个人总不把哪个晓得，偷偷地到苏州自卖自身，保证找到你的王儿，找到你的王孙，而且咧，我替你拿卖身契总写好了。”八贤王一听，哟，这个道士真正有本事哩，替我拿卖身契总写好格，“道士先生，把卖身契拿出来把我看看。”道士跟手拿黄布包袱解开，走包袱里拿出一张卖身契，交把八贤王。八贤王对上一相，开口就念：“卖身者赵老者，家住京都皇城金狮子街，因年老无儿无女，孤苦伶仃，来到苏州自卖自身。卖者为父，买者为儿，买回家中叫爹行孝。每天四顿，每顿十二个大菜，饭后人参汤过口，如有不孝，送入官府重打四十大板。卖身价十两纹银，只准卖者不卖，而不准买者不买，卖身者赵老者，年月日时。”八贤王一想：喂，道士先生，你格色样竟不丑哇，“好，孤家赏你十两纹银。”道士先生又说：“王爷，出家人不爱财，我不要你的银子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好，道士先生，既然不爱财，等本王乔装改扮，到苏州自卖自身，如果找到我的王儿，找到我的王孙，我替你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，告辞了。”

八贤王站起身，走出卦蓬往前行。

八贤王走出卦蓬拿起来一想：哎呀，我忘记一件大事情了，我怎不问这个道士，住哪里

高山？哪里宝庙？又不曾问他叫什么法号？我如果到苏州找到我的王儿，找到我的王孙，我到哪里替他修庙宇呀，回头这个道士要瞧不起我，要说我赵德方太马虎了。罢了，我去问他，八贤王转回头来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卦蓬交道士影迹无踪，不是凡人是仙人。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这个道士不是旁人，是仙师苗匡义下凡点化八贤王，不表了。

再讲八贤王站起身，南清宫到面前呈。

赵德方回转南清宫做准备了，准备个黄布包袱，包袱肚里带足路费银子，还带了宝贝夜明珠一颗，还带了三道空白赦龙圣旨。何谓空白赦龙圣旨啊？将古比今，我打个比方把你们听听，比方你们采购员、厂长，过歇辰光出差，带格空白介绍信，空白格，刻一个圆罗罗来上，要用，只要拿起来一填。他格刻格不是圆罗罗啊，刻格扭头狮子黄金印，三道就是三张。八贤王到二更将过，三更交初，半夜差不多，偷偷开了后花园门。

八贤王站起身，直奔苏州一座城。

一路之上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路途催趱，非止一日，那一天赶到苏州。苏州是一座古城，蛮闹热格。赵德方来到观前街，观前街是苏州最闹热格一条街，到玄庙观门口坐下来，拿包袱解开来，把卖身契拿出来，对大街上一摊，“呼”，风太大，摊不住，弄四块半段头砖，克得卖身契四个角落，八贤王就叫：“卖老子啊，便宜卖，十两银子卖老子。”苏州这些老百姓一看，“哎喂，世界上稀奇古怪格事体多咧，还有人蹲杠卖穷上人老子哩，倒望望可有卖祖宗卖八代格。”正此时，来了两个人。哪两个人？头戴大帽，身穿青衣，不是衙役也是兵，苏州知府衙门两个衙役，一个叫张世杰，一个叫邱定弼。这两个衙役最欢喜管闲事，跑去一望，“喂，还有人卖穷上人老子，我们蹲杠望哎，可有哪个来买这穷上人老子，哪个发呆。”

不讲八贤王来卖身，我们再讲王华一段情。

我们再讲王华隔夜鱼打了不少，一到家门，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明朝不要去打鱼了，明朝是五月端午日子，明朝你拿这担鱼挑苏州城里去卖，卖啦得之后，官人，我们现在发得财了哇，不要像照以前寒酸，你也要会享受享受，你拿鱼卖啦得，到大饭店买点好吃好喝。”王华说：“贤妻啊，我又不曾坐过饭店，我又不会买吃又不会买喝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呆化生，不会嘛，只要跟人家学，望人家怎样买，你也怎样买。”“哦，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你吃饱喝足之后啊，肇五月端午，天暖了，要换季了，杠块有十两银子，你带了身边去买点老布家来。”王华说：“小姐哇，我卖鱼不是有钱啊，还要你格银子哩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卖鱼格钱啊，不能总用啦得，因为儿子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卖鱼格钱要聚下来，要替儿子办大事，这个十两银子也是我走娘家带来格，梅香送把我格。”王华说：“小姐，你怎干会做人家格，娘家带来格银子，到今朝还不曾用啊！”一夜无书，金鸡三唱已天明，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王华起来梳洗已毕，用过点心，换过衣襟，一担鱼挑了动身。杨秀英送出来，“官人，鱼卖啦得到大饭店买点好吃好喝。”“晓得。”“十两银子带好，要买老布家来。”“晓得格，买老布哦。”

王华挑了担子动身走，走进苏州一座城。

才进城门，一片大饭店店小二叫他，店小二说：“公道佬，公道佬，你来了顶好，你要是不来嘛，我准备上你家去咧，今朝我家老板说格，今朝鱼数量要了大咧，今朝你这担鱼不要卖把第二家，只要卖把老板个人家。”王华一想：这是好事啊！神仙手，十拆九，一担头，最合算。肇拿鱼挑了去，一担头一称，账一算。王华一想：我要听妻子话了，到大饭店买点好吃好喝。哪晓走进饭店对下一坐啊，哎喂，不曾买过，不会，不内。巧咧，正好进来两个老朋友，坐了王华旁边台上，当中一个老朋友叫起来格：“堂倌，替我们拿两个杯子，两双筷子，两壶酒，四盘子小菜。”堂倌说：“来哉。”王华一想：嘿嘿，我也来跟他学格。王华说：“堂倌啊，也替我拿两个杯子，两双筷子，两壶酒，四盘子小菜。”堂倌说：“来了。”堂倌端得来一望，哎哟，这个老朋友呆呵呵，人家两个人要双份，你个人怎也要双份格呀，他又不晓得王华不

会，跟人家学格。吃吃吃，过半间老朋友又叫起来：“替我们先下两碗阳春面来，要大碗。”堂倌说：“来了。”王华一听也说格：“堂倌啊，也替我下两碗阳春面来，也要大碗。”端得来格，格老朋友一想啊，这老朋友拼命跟我学，我来弄怂他咧。肇拿面碗端起来，弄筷子到浮上揪一撮面，对颈脖子里一缠，对嘴里一吼。王华一想：我也来跟他学。格么他又不晓得他来浮上揪格，不烫啊，到碗底一揪，对颈脖子一缠，“啊咿喂”，颈脖子总烫抛啦得，对过两个老朋友来看见哦，暗里花要笑了肚里疼。哪晓王华买格双份，个人吃两份啊，吃不下去，但是王华就想了：我好好铜钱买格东西啊，不能瞎搞做啦得。格王华受苦受惯了格，拿东西当宝贝，舍不得撂啦得，来杠硬吃。哎，哪晓两碗面吃下去倒也马马虎虎，就是结胀点，格两壶酒灌下去，不得了了格，酒是糯米浆，吃多了翻大腔，酒是麻木水，吃多了要软腿，吃得浮泥不上壁，跑路总要跌；吃得肚子高似头，嘴丫滴滴嗒嗒对下流。王华吃醉了格，走到大街上脚膀打绞，虽然酒醉格，脑子里花清爽格：妻子知会我吃饱喝足之后，要弄十两银子买老布带家去。所以脚膀打绞，酒醉格，嘴里叫了：“买老布噢，十两银子买老布呵！”

嘿，巧了，走到玄庙观门口，听见八贤王来下叫：“卖老父噢，便宜卖，十两银子卖老父。”王华酒醉格，卖老父啊，以为卖老布，“唉，正好，卖把我，卖把我。”十两银子送过去，八贤王说：“不嘎，要写凭证了。”王华说：“我眼睛乌子直设，个字不识，我不会写。”张世杰、邱定弼咬耳朵：“老邱啊，呆子啊，买穷上人老子，你不会写，我们会写格，我们来帮写。”这遭张世杰动笔，一歇歇，凭证写好，凭证一式两份，八贤王画了字，王华不识字，刻格手罗印。肇一份把八贤王，一份把王华。王华就想了：我凭证嘛做好了，银子把了你，你肇好拿老布把我了，一等不动颤，二等不动颤，王华倒等心焦起来格，“喂，老头子啊，你还不好把老布拿把我咧。”八贤王说：“不要绞正啊，不是老布啊，是买我格老父啊！”“不要绞了喂，老布嘛怎得老父呀？”八贤王说：“你不相信，拿这个凭证看看，拿我这个卖身契读读看。”王华说：“我眼睛乌子漆黑，我是个字不识。”张世杰说：“你不认得，我识得格，我来帮你念。”肇张世杰拿凭证一念，又拿卖身契一读，又拿苏州土话拿起来一解释，王华酒吓醒了，“哎哟，不得了，我怎思量到酒吃醉了，绞正绞了拿这个穷上人老头子买家去格，情丧每天要吃四顿，每顿要十二个大菜，饭后要人参汤过口，人家也给你吃穷啦得格，买家去不要被我家妻子骂格，哎呀，这这这，如何是好？”王华一想：我往常格父母被我叫杀得，他要做我父亲啊，我不如趁早拿他叫杀得，叫了变鬼，吃饭少张嘴。王华主意已定，王华开口了：“喂，你上我家去，我要叫你。”八贤王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“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来叫，果可以啊？”“好的。”王华说：“敲弓击弦，有言在先，我来叫你，拿你叫杀得，不能怪我。”八贤王说：“放心啊，叫死了，决不怪你。”王华说：“街上人啊，来啊，帮做证噢，我来叫他了哇，叫杀得，不能怪我啊。”街上人一听，“呆子人啊，叫得死咧？好，你定心叫，叫死了，不要你买棺木。”王华一想：你格老头子该死了，不能怪我。

王华双膝来跪下，父亲大人叫几声。

哪晓八贤王赵德方，巍巍不动，因为一来赵德方来头大，星宿大，福份大；二来八贤王赵德方他是王华家真父亲，所以八贤王赵德方巍巍不动。赵德方说：“罢了，王儿，免礼平身。”王华一想：咦喂，老头子命大了，叫不死他，说起话来拖声拖气，像照唱戏，叫我“王儿”，怎么叫我“王儿”啊？王华说：“好好好，叫不死你拉倒，跟我回家罢了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为父年龄高大，行走不动了格。”哎哟，不好了格，年纪大了，跑路跑不动了格，你又不是个东西，要是东西分两半，拿你好挑家去，人不好分两半，“父亲，孩儿拿你驮了回转可好呀？”八贤王说：“可以。”这遭王华拿八贤王赵德方对肩上一驮。

驮了赵德方站起身，前面遇到对头人。

哪一个？奸党苏州知府高征，身坐八抬大轿，八抬八报，像抬活烂泥菩萨，鸣锣开道，

喇叭涨号，轿子一动，前呼后拥。王华说：“父亲哎，大官轿子到了格，我们让一让可好呀？”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不用让，等为父上去撞他一撞。”王华说：“父亲啊，不要绞正啊，冲撞官府要犯罪格。我不撞，我不撞。”“儿啊，你可撞？不驮为父上去撞，你就是忤逆不孝，要被打四十大板。”

王华一想：不得了，老头子绞正了，要我驮他去撞，不驮他上去撞，要被打四十大板。罢了，驮就驮，撞就撞，撞起罪来，我不得过身，你老头子也不得干上岸。肇王华舞拉一个胆，拿八贤王驮了对上冲，正要对上冲啊，轿子一转，倒转弄堂里去格。王华叹一口气，“哎，好在转弄堂里去，不然，冲上去不得过身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呸，便宜这个狗官了。”王华就想：老头子蹲杠说大话，便宜狗官了，撞上去，就要受罪。他又不晓得老头子是京都皇城的王爷千岁，他哪怕小小的知府。再讲王华拿八贤王驮了动身了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三贤村到面前呈。

一到三贤村，王华说：“父亲，到了我们的村庄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村庄叫什么村名啊？”王华说：“父亲，我们村庄就叫三贤村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这个村名不好听，要改名，改名叫卧龙庄。”王华说：“父亲，不要绞正哎，三贤村嘛就是三贤村，怎思量到叫卧龙庄。”“可改？不改忤逆不孝，被打四十大板。”王华说：“改改改，就叫卧龙庄，就叫卧龙庄。”一到了自己家门口了，王华说：“父亲，到了格。”肇拿八贤王放下来，王华敲门，“孩子他妈，我家来格。”杨秀英拿门一开，王华说：“贤妻啊，这是我家父亲家来格，你要赶紧叫。”杨秀英一听，绞七廿三，倒哪块来格父亲格呀？但是杨秀英又想了：丈夫是天，我是地，丈夫叫我怎样我就怎样，我不好多嘴格。

杨秀英走到前间飘飘来下拜，万福公公口内称。

赵德方说：“罢了，媳妇，免礼平身。”“多谢公公大人。”杨秀英一听，我家这个公公会说官话，打官腔。肇拿他接进去格，王华拿八贤王接到东厢房，王华说：“父亲，你就住这个东厢房可好呀？”八贤王望望，“儿啊，将就将就吧。”王华一听，“哟，我家这个父亲要求倒高咧，顶好格房子把他住，他还说将就将就。”格么不晓得他是王爷，来皇城住王宫格，你老百姓姓格房子随你多好，哪个比得上王宫啊。再讲八贤王坐下来格，“儿啊，我这个门口怎么没得格龙帘啊？”王华说：“还虎帘咧。”杨秀英懂格，“官人啊，是门帘。”王华说：“好，有。”随手拿鱼网对门口一张，“父亲，这个门帘可好呀？”八贤王：“呸，儿啊，你钝事我啊，鱼网张了门口，要拿我捉起来。”

哪晓八贤王一口说得无心话，后来以假作成真。

杨秀英赶紧把鱼网拿啦得，弄一条被面对门口一幔，还是媳妇色样好。一歇歇，王梁、王柱两个小朋友家来格。王华说：“儿啊，快来，快来，你家祖父来了格，赶紧行礼。”

王梁、王柱走到前间双双来跪下，祖父大人口内称。

八贤王一看，哎喂，两个孙子长了好看了一带，拿两个孙子对怀里一搂，“孙孙，免礼平身，孙孙，你们来家叫什么名字呀？”老大就说：“祖父，我们是双胞胎，我是老大，他是老二，我家父亲取格名字，我叫王梁，兄弟叫王柱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孙孙，单名不好听，要取双名，你叫金梁，他叫玉柱。”老大说：“对呱，父亲啊，祖父取名字，比你取格名字好哇，梁柱没得金梁、玉柱好听，我们肇就叫金梁、玉柱。”

所以一部忠孝卷，上下分两段，上段讲梁柱，下段讲金梁、玉柱。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今朝夜饭马马虎虎，明朝早上开始，每天要四顿，每顿要十二个大菜，饭后人参汤过口，如果有一样菜烧了不对我格胃口，你就要被打四十大板。”

王华说：“晓得，晓得。”一到夜，夫妻两个住西厢房。一到西厢房，坐了床帮上，杨秀英就问：“官人，你这个父亲究竟走哪块来格？”王华一听，不好哇，我不能说老实话啊，如果说

得格老实话，拿酒吃醉了，拿穷上人老子买家来怎得了。罢了，我来说点圆螺螺谎哎。王华说谎了，“贤妻啊，我家以前有过父亲呱，因为穷了叮叮当当，没得饭吃，我急得没办法，就拿父亲当啦得，当到典当铺里，当到十两银子用用，今朝我上街啊，走到典当铺门口，典当铺朝奉说呱，‘王华啊，你发得财了，还不好拿父亲赎家去孝顺孝顺哎’，所以嘛，我十两银子就不曾买老布，就赎得格父亲。”杨秀英一听，咿喂，你格冤家说大头子昏话，还有哪家人好摆典当铺里当当哎？但是杨秀英又想了，总是我家丈夫没得办法才说谎格，我要是根根萝卜撬到底，我丈夫要坍台，罢了，我不如就假意相信他。杨秀英格人真正好了，杨秀英说：“好，丈夫啊，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，父亲应该要接家来孝顺孝顺格。”要烧菜了，十二个大菜哪会烧咧，两个人总不会烧，烧不好格句话，要被打四十大板了。

这遭想起个人来格，三贤村啊，一人姓刘，名叫刘二。这刘二咧，原来来大街上大饭店里，做大师傅，因为六十二岁，年纪大了格，不去了格，拿他请得来。刘二虽然年纪大啊，见过大世面，油煎爆炒，件件皆能。这遭拿十二格大菜烧了有滋有味，这十二个大菜不是弄鬼鬼盆子盛呱，每一样，总要用大汤盆，要盛了尖挂挂。格么盛得来八贤王果吃得下啊？吃不下，有格拈格筷把咂咂，有格只蘸点汤咂咂滋味格。吃不下怎么办？不准下顿吃格，要当他格面用篮子背了“轰隆”对河里一倒，第二顿，走头上再开始。果得了了，不曾歇两个月，家里吃穷啦得格，什么东西都卖啦得，连渔船鱼网总卖啦得格。

格天子杨秀英对王华说呱：“官人，不得了了呱，明朝没得朝饭着项，东西总卖光啦得格，只有两个儿子啊，我们卖啦一个。”金梁说：“母亲啊，要卖卖我，我大，兄弟小，拿兄弟留下来可好？”玉柱说：“母亲，不要哇，哥哥大，哥哥会替手脚，拿我卖啦得，拿哥哥留下来好帮你替手脚。”

杨秀英听见这一声，铁石心肠软三分。

一把拿金梁、玉柱来抱住，放声痛哭泪纷纷。

我格心肝孩儿，我十个指头个个咬了个个痛，总是我格亲生骨肉亲。

王华一想：卖大格，留小格，卖小格，留大格，我家妻子蹲家望见大格，想到小格，望见小格，想到大格，触眼目，她要哭，哭杀得倒不上算，罢了，拿两个总卖啦得。肇准备卖两个了，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起来格，杨秀英对王华说：“官人，你去卖儿子，我知会你噢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好卖，万万不能卖把吏部天官杨吉风家。”王华说：“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杨秀英说：“你卖儿子啊，人家单买一个，你价钱要咬住点，要三十两银子，要是两个一齐买，稍微便宜点，两个并起来只要五十两银子。”王华说：“晓得格。”金梁、玉柱要走了，母子骨肉连心，是难舍难分。金梁、玉柱走到杨秀英面前，弟兄两个双膝跪下来，对杨秀英磕三个响头，叫声“我格亲娘哦，

你受你格孩儿拜三拜，报报我格母亲养育恩。”

肇母子三个洒泪而别，好有一比，

天空掉下一口无情剑，斩断母子骨肉亲。

王华拿金梁、玉柱带了动身，一头跑，王华就想：想当初我王华落难要饭，运气好，要到一个体面小姐杨秀英，家里发大财，养儿子，日子好过了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我怎思量到拿倒头酒吃醉了，拿穷上人老子买家来，现在穷了叮叮响，拿儿子总要卖啦得格，我怎对得起我格妻子杨秀英？

格王华想到伤心处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，

一路哭来一路走哇，走进了苏州一座城。

一进进了苏州城，一到到了卖人格地方，哪晓王华只思量到哭，哭昏了，不思量到卖儿子了格。金梁交玉柱商议了哇，“兄弟啊，父亲哭昏了呱，不晓得卖我们了呱，母亲还蹲家

等，等拿我们两人卖啦得，好买米下锅咧。罢了，父亲忘着得卖我们，我们自己来卖。”“哎呀，不会卖。”“不会卖不要紧，母亲说只要跟人家学，望望人家怎样卖相格。”一望人家小朋友啊，总是掐草对头上一插叫卖，金梁、玉柱也掐草对头上一插，叫了“卖小男孩，卖小男孩，便宜卖，便宜卖。”

金梁、玉柱来叫卖，来了天官老人。

真正叫无巧不成书，齐巧不巧，吏部天官杨吉风身坐八抬大轿，齐巧走卖人格地方经过，听见金梁、玉柱来下叫卖。杨吉风走轿帘对外一望，格两个小朋友多好看哦，真正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。杨吉风就想哇：我辞官不做家来养儿子，到今朝男花女花不曾生，我只生到一个女儿杨秀英，舍把叫花子格，到今朝音信全无。罢了，养不到买格也好格，吩咐安童，“住轿”。安童拿轿子对下一顿，贴身安童走到前间，“大人，为何住轿？”杨吉风说：“安童，去望望看，那两个小男孩要卖多少银子？”安童说：“是。”安童走到前间，“喂，小男孩，你们要卖多少银子？”金梁说：“我家母亲说格，单买一个要贵点，单买一个要三十两银子，要两个一齐买咧，便宜点，并起来只要五十两。”安童走到前间，“大人，两个小男孩要并起来卖，并起来只要五十两。”杨吉风一听，我还在乎五十两银子？跟手拿出五十两银子，交把安童。安童拿银子送把金梁，“喏，五十两银子在此。”金梁拿银子又送到王华手里，“父亲啊，我们卖啦得呱，我们走了哇。”王华只思量到哭，还不晓得两个儿子卖啦得。

再讲金梁、玉柱走到轿帘身边，杨吉风越看越欢喜，拿两个小倌抱了向怀里一搂。

带了金梁、玉柱动身走，天官府里去安身。

不讲金梁、玉柱上天官府去安身，再讲王华哭哭哭哭，不哭得格：“哎呀，我两个孩儿哪里去了？”旁边间格人说：“你儿子卖啦得格，望望看，银子还来你手上咧。”一望，当真，五十两银子雪白，像水银来杠直漾。王华说：“不晓卖把哪家格？”也有人说：“我们晓得呱，卖把顶发财格人家，做大官格人家，吏部天官杨吉风。”王华一听，“呀，不得了哇，我临出来之前，我家妻子杨秀英横一关照竖一关照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好卖格，万万不能卖把吏部天官杨吉风家，我怎思量到蹲杠哭昏了，偏偏又卖把吏部天官杨吉风家，格得了！我不卖，我去要咧。”也有好心格背住他，“你去要啊，你晓得吏部天官多大官职，你去要要，你头还不来颈脖子里。”王华一听，“哎呀，做官格不好惹，罢了，罢了，我走了。我家去告诉我家妻子，名字不记得，不要紧，总归做大官，发大财格。”

王华站起身，三贤村到面前呈。

才进埭头，看见厨子刘二啊，拿了铜勺铲刀走过头来，“王华啊，呆了扎制了，好好两个小朋友卖啦得，养穷上人老子，对不起，我不烧把你们吃，我走了。”厨子总没得格。再讲王华一到家，见到杨秀英。小姐说：“官人，儿子可卖啦得？”“卖啦得格。”“卖把哪家格？”“不认得，总归做大官发大财格。”“卖到多少银子格？”“五十两，够老头子吃几天，吃啦得再拿你卖啦得。拿你卖啦得，再拿我卖啦得，等老头子个人蹲家享福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官人，你不要发火，我来问问你看，你这个父亲究竟走哪里来格？”王华一想：事情弄到这种地步，我不犯着再瞒妻子了，肇就拿格天酒吃醉了，买老布绞了买老父，拿穷上人老子买家来怎样怎样告诉杨秀英。格杨秀英好了，不但不骂王华，还安慰他：“官人啊，买已经买家来格，我看你不要恨，我看你家父亲不推板啊，脸上红扑扑，颈脖子圆端端，跑起路来踱官步，说起话来打官腔，又是走皇城来格，肯定来头不小，你去交你家父亲商议商议，问问他皇城可有点祖产，好到皇城弄点银子家来过过日子。”王华说：“好呱，我总归听你话。”哪晓王华来到东厢房，看见八贤王，他就着气，为何？因为他，拿儿子总卖啦得格，所以王华拿妻子教他格话弄忘着得格，看见八贤王就骂起来格：“你格老头子啊，你格命大了，我怎叫不死你啊。我十二岁格辰光，我家父母双亲说我不会叫，我叫格，一叫倒拿他们叫杀得格。因为我家父亲

骂我格辰光说我不是他们养格，是十二载之前来河里捞到一个肉球，弄碗片刮出来格，所以叫王碗划。回头叫叫叫，叫王华，他骂我，我肇叫他们，倒拿他们叫杀得格，我怎叫不死你格呀？”咦喂，八贤王一听欢喜了，真儿子啊，真种真种。王华又说：“老头子啊，你会吃格，家里吃穷啦得格。对不起，今朝拿你两个孙子卖啦得格，卖到银子五十两，够你老头子吃几天，吃啦得拿你媳妇卖啦得，媳妇卖啦得再拿我卖啦得，等你老头子个人享福。”哪晓王华越骂越起劲，八贤王越听越欢喜，真儿子，真种，真种。哪晓王华骂骂骂，老头子量气大了，他总不回嘴，反而倒骂笑起来格，所以王华气消啦得。气拿起一消咧，拿妻子格闲话想起来，王华说：“父亲啊，骂归骂啊，我来问问你看，你既是京都皇城来格，你来皇城可有点祖产？”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为父来皇城祖产大了，多了，我是做生意格，我做生意不交老百姓做，我总交做大官格交皇帝家做生意，现在京都皇城所有大官，包括皇帝总推板我钱。儿啊，你可有这个胆量，我来写账单子把你，你可敢上皇城去要账啊？”王华说：“父亲啊，俗话说得好，铜钱眼大，穷人胆大，我敢格。”“好，儿啊，既敢啊，你明朝早上就动身，我替你拿账单子写好了，你到京都皇城去要账啊。你到京都皇城兵部尚书刘文进家去要账，你要晓得刘文进交我们是亲戚，我是刘文进格表姥姥。儿啊，你是刘文进格表叔，刘文进是你格表侄，你去派头要放大点，你要叫刘文进大开正门，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放炮三声，一步三拜，要拜了出来接你。他如果不接你，你只要说你家父亲我要发火格，他就来接你格。”“晓得，晓得。”一到夜，王华交杨秀英拿起来一谈，杨秀英说：“相公，你家父亲说格话有道理格，你依他格话办就是了。”一到第二天，八贤王拿账单子写起来格，实在可是账单子？不是的，空白格敖龙圣旨填格。填格什么内容咧？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：就是告诉兵部尚书刘文进，我赵德方苏州自卖自身，已经找到嫡亲王儿是王华，王华不识字，我叫他进京要账为名，传圣旨是真情。你刘文进接旨，速速带兵到苏州，接请本王回朝，不得有误，钦此，就这个意思写好了。封好了格，交把王华，“儿啊，账单子收好了格，万万不能弄抛啦得。”王华说：“晓得，我拿账单子放了帽子肚里顶了头上。”八贤王一听，欢喜，嗯，敖龙圣旨顶头上正确格。王华又说：“父亲啊，万一账单子抛啦得嘛，我还好家来叫你重写格？”

哪晓王华一口说得格无心话，后来以假作成真。

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俗话说得好，穷家富路，上路不好穷啊，这遭我不要吃十二个大菜了，观音粥格些总吃格，这儿二百两银子给你做路费。”肇王华动身，杨秀英送他了，一边送，杨秀英就关照了哇：“官人，我看你格人太老实格，出去要放溜滑点，俗话说得好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莫知心，人心隔肚皮，人站对面，心隔千里，你出去要见风使舵，看式势不对，你就赶紧溜家来。”王华说：“小姐，我保证晓得，我会看式势，看式势不对，我溜家来就是得。”肇夫妻分别，不讲杨秀英回转三贤村。

再讲王华站起身，直奔京都帝王城。

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

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
王华在路行，路途不稍停。

总是为了要债事，晚行夜宿赶进京。

在路行程，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望见皇皇外罗城。离外罗城一箭之遥，王华抬头一望，哎喂，外罗城格外景好了，远看城门三滴水，近看垛子数不清，一个垛子一门炮，一面大旗就十个兵。

城门好似仙人洞，来来往往闹哄哄。

也有男来也有女，也有格老汉领顽童。

有的骑马有坐轿，也有推车赶路程。

车走吊桥轰隆响，马踏尘埃起灰尘。

一路观看城外景，将身走进外罗城。

人说皇城景致好，话不虚传果然真。

外罗城三十六行生意买卖，张挂七十二样招牌，仕农工商，渔樵耕读，敲锣卖糖，各执一行。招牌挂了像雪片，有长招牌、短招牌、金字招牌、黑漆招牌、座招牌、顿招牌、斜角招牌、锅块招牌、巴巴招牌、油杀鬼绞正招牌。

铜匠店里乒啊乓，铁匠店里兴啊轰。

饭店门口摆胡葱，混堂门口挂灯笼。

遇到一班小弟兄，解解鸾带拍拍胸。

你洗澡来我会东，混堂里洗澡不伤风。

王华来到城当中，看见一个年老翁，扁担挑了像弹弓，头么对前冲，背嘛对后躬，前间好躲雨，背后好栽葱，嘴里只喊啊咂咂咂走，小菜场上卖胡葱。日落西山胭脂红，饭店堂馆挂灯笼。只见一片大饭店，走出一个堂倌，这堂倌白毛巾对肩兜上一搭，一把筷子对腰眼里一倒插，脚对午槛上一踏，灯笼对夹肘里一夹，手一招，嘴里就叫，嘴唇边薄绡绡，说起话来轻飘飘，一张利嘴赛钢刀，巧言妙语说几句。

可有哪里考先生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
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
宗师大人保一本，头名状元你当身。

可有哪里赌钱人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
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
碰不老，拖千生，掷骰子总临盆。

碰铳弧，成全革，多赢铜钱转家门。

可有哪里烧饼馒头店格老板们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
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
蒸起馒头包白糖，煎起烧饼葱花香。

蒸的蒸，煎的煎，买客拥到炉子边。

人头上面接烧饼，夹肘底落递铜钱。

可有哪里捉鱼人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
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
捉鱼望见河里一个浑，拿网下去畚。

前间一捣杆，后间一脚跟，畚一条鲤鱼好跳龙门。

可有哪里瞎先生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
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
报君子一敲“叮啊叮”，穿街过巷来算命。

东家请你排八字，西家请你合婚姻。

修修来世好收成啊，眼睛睁了像晚星。

可有哪里种田格人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
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，回头青开花秀小麦。
癞宝草根底落长萝卜，种了黄瓜不长钉。
丝瓜不长筋，茄子结得像油瓶。
种他一园扁白菜，一棵要称它十来斤。

三十六行生意买卖人，和尚道士共僧人。
歇宿我家斜对门，他家三间房子矮墩墩。
满间三屋是堂尘，三只脚台子拐子凳。
筷子像圈砧，碗嘛像照猪食盆。
竹节猫儿台上蹲，鸡屎局了一板凳。
床上被铺像硬衬，跳蚤扁螂有半升，咬了你一夜就睡不成。

王华说：“堂倌，老王卖瓜，欢喜自夸，你说别人家不好，你家究竟有多好？”堂倌说：“客官哎，我家住格地方好得很。不相信，我说把你听，

你看看我家房屋多高大，床铺多洁净，窗子耀眼睛。
八仙台子放光刷亮照见人，外罩绣花绿衣裙。
椅子穿背心，水磨方砖铺地一字平。
如果客官不相信，地落打个滚，沙灰没得一星星。

不但住了好，吃格么事还要好了。不相信，说把你听。当点心啊，不要拿馋沫把我说抛下来。我走早上来起，

早起起来，枣子米粥甜津津，搭粥小菜油条共瓜丁。
还有麻团和烧饼，白面馒头称称有半斤。
脂油白糖做夹心，吃到嘴里甜到心。

中午吃得还要好了，

冬春饭来刮见心，素菜蘑菇共香蕈。
百页炒面筋，粉皮跳跳绿豆饼。
冷切猪肝热炒心，红烧鲤鱼，白煨蹄筋。
恐怕客官不带劲，还有龙肝凤凰心，山中走兽活麒麟。
饭后开水来一瓶。还有香茶好龙井。

夜饭吃得还要好了，

夜饭钢刀切面细柔柔，干子百页做浇头。
五香粉丝做香头，大蒜叶子做纂头。
恐怕客官嘴里淡，还有镇江酸醋好麻油。”

王华说：“堂倌，说得好，挑你一挑。”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房之中暂安身。
一夜无书休细表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

第二天天亮，王华起来梳洗已毕，用过点心，换过衣襟，再拿格账单子实际上是敖龙圣旨，对头上一顶，帽子一戴，走到大街上。他只思量到看街上格热闹，拿刘文进格名字倒弄忘记得格，“哎哟，不得了哇，表侄格名字弄忘着得呱。”一望，街旁半间两个年纪大格老公公来下象棋，车走直来马走斜，炮打当头隔一家。王华一想：要得好，问三老。走到两个公公面前，双拳一抱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“请问老公公，我家表侄家住哪里？”年纪大格说：“来噢，你家表侄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哎哟喂，我就是把表侄格名字弄忘着得格？”年纪大格

说：“呆了扎制了，只说表侄不说名字，哪晓得？不要睬他，下棋下棋。”王华搔头摸耳，“我家表侄叫，叫……”“要死啊，叫不出来了呱。”哪晓下下棋啊，另一个年纪大格弄马一跳，“卧槽，将军抽车。”“老兄啊，你这步棋下了多有劲啊。”王华听见格“劲”，“来来，有了，我家表侄叫什么进格。”年纪大格说：“可是打卖拳格王进啊？”“不，做官格。”“可是做总兵的李进啊？”“不，官职做了大了，老赫赫大官职。”年纪大格说：“老赫赫大官职总不见得是兵部尚书刘文进。”王华说：“哎喂，把你们绞上去格，就是刘文进。”年纪大格说：“刘文进出名呱，喏，你就走杠向南，十字街向西，西大街，他家房子顶高，门口有石头狮子，有兵士来杠站岗格，格个就是兵部尚书府啊。”肇王华谢过老伯伯。

王华站起身，兵部尚书府到面前呈。

王华来到兵部府尚书府门口，一望，兵士来杠站岗，明盔亮甲，黑漆抹塌，刀枪剑戟，雪亮堂堂。王华是乡下人啊，不曾见过大世面，拿起来一吓，倒不敢做声了格。但是王华又想了：我不开口，倒哪里要到格账咧？想想想想，舞拉一个胆，走到前间，“喂，军兵，望你速速通报，报于兵部尚书刘文进知道，刘文进是我格表侄，我是刘文进格表叔，我来问他要钱格。”格些兵士说：“呸，你格乡下佬嘴倒老，萝卜不大长背上，还做我家大人长辈咧，请你咧。”你一拳头，他一脚跟，哪晓格一个兵士钩起来一刀，王华一让，帽子倒被打抛啦得格，“呼”，一阵狂风，敖龙圣旨吹了影无踪。

拿敖龙圣旨吹了走，王华一点点不知闻。

王华只思量到把帽子拾起来，对头上一戴，就不曾思量到望望帽子肚里格东西。正在此时，里间“阿呸”，走出个人来。哪一个？班头刘板成。众位，何谓班头咧？将古比今，就相当于现在格警卫队队长，过去不叫队长叫班头。班头刘板成走到前间，“军兵，何事争吵？”格些小兵说：“班头大人，这个乡下佬嘴老咧，做我家大人格长辈，说来要账格，我们请他吃皮郎捶格。”刘班头说：“军兵，不能乱打人，要问清爽了才好打，等我来问问看。”班头刘板成走到王华面前：“喂，你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找我家大人有何贵干？”王华说：“我家住苏州三贤村，我姓王名华，奉我父亲赵老者之言，带账单子来问兵部尚书刘文进要账，我家父亲说格，我王华是兵部尚书刘文进格表叔，刘文进是我表侄，要叫刘文进大开正门，张灯结彩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敲锣打鼓，一步三拜，要出来接我，如果不接，我家父亲要发大火。”刘班头一听，“咿喂，乡下佬，来头倒像照不小，好，

你蹲府门口等一等，等我报于我家大人早知闻。”

刘板成随手来到小书房，一望，兵部尚书刘文进正来下看兵书。刘板成双膝来跪下，大人叫啦两三声，口称大人，“小人有事不敢不报，无事不敢乱传。”肇怎样，怎样，怎样，怎样，告诉刘文进，因为讲经不好重复，讲重经，老听经格奶奶顶不要听，重三倒四哪要听啊，就把才间一段事情告诉刘文进。刘文进一想：咿喂，这个冤家派头大了，情丧叫我一步三拜出去接他，我现在要是不接他嘛，假如他真是大来头，格回头不得过身呱。嘿，罢了，不如暂且拿他接进来，如果真是大来头嘛，我枉于接得他，不关事，如果真没得大来头，犯法，拿他格冤家背起来杀。刘文进主意已定，吩咐安童大开正门。

安童奉了刘文进格令，打开朝阳两扇门。

王华一看，“咿喂，父亲真有点妙门经格，正门当真打开来格。”看见里间挂灯结彩，看见礼炮通通通通，锣鼓咚咚咚咚，刘文进带人出来格，接出来。王华虽然是个乡下人啊，他蛮聪明格，蛮麻利格，望见衣裳穿了顶好，派头顶大，走了顶前间，众星捧月格，肯定是兵部尚书刘文进。王华这个时候胆大了格，“呸，前面是不是兵部尚书刘文进？”刘文进说：“正是。”王华说：“大胆，表侄见到表叔，为何不下跪？”刘文进掸不到他格底，

绷帐双膝来跪下，表叔大人口内称。

刘文进口称：“表叔大人在上，表侄兵部尚书刘文进见表叔大人，叩头请安。”一个头磕下去，按照官场礼节，王华看见人家跪下来磕头，应该弄手去搀扶人家才是道理，但是王华是要饭出身，不懂官场礼节，不弄手去搀，弄脚伸过去，“起来，起来。”一脚跟，齐巧踢得刘文进格鼻头，又是沙鼻头，血总踢冒出来，刘文进忍气吞声，“表叔大人，你既是来要账，把账单子拿出来，把我望望看。”王华说：“表侄，我家父亲说格，账单子不好把第三个人看见，只好把你表侄个人望。”“哦，也秘密格咧，请啊，请啊。”肇拿王华请进小书房，刘文进端坐太师椅子，拿王华请坐下来，刘文进二次来行礼，又是表叔叫拉两三声：“表叔啊，肇好拿账单子拿出来。”王华说：“好，我来拿咧。”拿帽子一探，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：“呀，账单子怎不来帽子肚里格？”刘文进说：“咿喂，你骗人啊！”“不曾骗，才间来你家府门外间，帽子被打抛了，可曾飞啦得，去望望看。”到府门外间寻，到哪里寻哎？老早被大风吹啦得格，王华寻不到账单子啊，吓得冷汗走背上对下流，咿喂，不得了哇，我唯一格凭证就是账单子，现在账单子抛啦得格。王华说：“表侄，才间账单子肯定被大风吹走了格，等我回转苏州，叫我家父亲赵老者再写一张账单子来可好呀？”刘文进说：“呸，你格瘟贼，原来没得账单子，冒充我的表叔，情丧拿我鼻头总踢坏了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”吩咐兵士听令，

“推出高厅外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班头刘板成跪下来格：“大人，刀下留人。大人，你拿王华杀啦得，假使他没得大来头，倒不关事；假如真有大来头，大人，这个人头杀下来回头装不起来呱。大人，最好暂时不要杀，反正他溜不掉，派人交他同去，上苏州去望望可有大来头，可写到账单子，如果写到账单子，真是大来头，他还在，你不曾杀他咧，不关事；假如写不到账单子，没得大来头，再杀他也不为迟。”刘文进一听，“不错哇，这人头杀下来，回头装不起来，反正他逃不掉，派人交他同去。”但是刘文进又想：这个冤家叫王华，他家父亲怎姓赵，叫赵老者格，派头怎干大格，情丧要叫我一步三拜出来接他，我身为兵部尚书，我只跪万岁，只跪千岁，其他人我是不跪格，这个赵老者来头怎干大格？嗯，有了，现在南清宫跑啦一个八贤王，八贤王也姓赵，不晓这个冤家果就是赵老者？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这个刘文进不是好东西，是奸党。刘文进家有个小姑母，比刘文进还小两岁咧。众位，过歇辰光，大内侄比姑母大两岁格也有，他这个姑母长了体面了，妖怪，比狐狸精还妖怪，当今皇帝被她迷住得格，非常宠爱于她，封做西宫娘娘，所以刘文进依靠姑母的裙带关系，做到兵部尚书，掌握兵权，久想谋皇篡位。刘文进就想了：嗯，最好派一个知己格人跟王华上苏州去望望看，赵老者果是八贤王赵德方，如果是八贤王赵德方，我一封秘密书信，偷偷送把苏州知府高征，苏州知府高征交我合得好，是老表，

要高征暗暗拿八贤王来害死，我好做谋皇篡位人。

叫哪个交他同去咧？嗯，班头刘板成跟随我多年，交我蛮知己格，不如叫刘板成交他同去。拿刘板成找到密室：“刘板成，本大人待你如何？”刘板成：“大人，你待小人恩重如山。”“你也晓得好丑格，我有一件大事要托付于你。”刘板成说：“大人，你不要客气啊，有话请讲当面。”

刘文进说：“我啊，有一封秘密书信交把你，你跟随王华上苏州，望望赵老者可是赵德方，如果是八贤王赵德方，你拿书信偷偷送把苏州知府高征，叫高征暗暗拿八贤王来害死，赏你千两雪花银。”班头刘板成一听，暗吃一惊，啊呀，我到今朝也不晓得我家大人是奸党，情丧叫我去害八贤王，人来世上活得几十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要做忠臣，不要做奸臣，忠臣流芳百世，奸臣遗臭万年，我万万不能去帮送书信害八贤王。但是刘板成又想：我要是现在不答应我家大人去送书信害八贤王，我家大人还是要喊旁人去送书信，八贤王还是没得命。罢了，我不如表面答应，我去望望看，赵老者果是八贤王，如果是八贤王，我书信不送

把苏州知府高征，我送把八贤王拉倒。真正叫人心隔肚皮，刘文进以为刘板成交他是一条心，哪晓刘板成交他不是一条心。刘板成说：“大人，小事一桩，送信嘛，区区小事。”

在我在我都在我哇，只是一点点小事情。”

刘文进信以为真，拿书信写好，交把刘板成。

刘板成带了王华就动身，走出兵部尚书府门。

刘板成就想哇：王华虽然现在落难，弄不好来头蛮大格，我不如趁这个机会巴结巴结他，弄不好将来有好处。真正刘板成叫站得高，看得远。刘板成说：“王华啊，我和你一见如故，我们来结拜弟兄可好呀？”王华说：“顶好哇，你是我格恩人啊，才间来兵部尚书府高厅你不多嘴啊，我倒变了鬼了。”肇两人来路边上撮土为炉，插草为香。何谓撮土为炉啊？没得香炉，弄点沙灰烂泥，弄一个墩墩，就算香炉；没得香，拔点草对上一插，就算烧香，肇王华交刘板成跪下来拜了八拜。

结拜弟兄人两个，胜如同胞一母生。

一排年龄，王华年长为兄，刘板成为弟。刘板成对王华说呱：“王大哥，今朝先上我家去休息休息，我们明朝一早再动身。”王华说：“贤弟，可以可以。”

跟随刘板成动身走，刘家庄到面前呈。

一到刘家庄刘板成家，刘板成家妻子张氏接出来，张氏小姐走到前间忙行礼，万福官人叫几声。刘板成说：“贤妻，这是我结拜格大哥王大哥，赶紧行礼。”

张氏小姐走到前间飘飘来下拜，万福大伯子口内称。

肇拿王华接进草堂。何谓草堂啊？过去大户人家称高厅，小户人家称草堂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般人家格当中家。接进草堂坐下来格，张氏小姐就说呱：“大伯子，我们肇是一家人了，你老诚点，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嘛，你只要说。”王华说：“弟媳妇哎，我沿从小就欢喜吃鸡蛋摊锅塌。”张氏小姐说：“格现成格。”肇鸡蛋摊锅塌摊得来吃饱了格，休息格。王华是客人啊，个人住东厢房，刘板成交妻子张氏呢住西厢房。临睡之前一头脱衣裳两人就商议，刘板成说：“贤妻，王大哥头一回上我家来，我们要好好招待他，不能慢怠他。格么，要是烧四盆八碗啊，一来来不及烧，二来就王大哥个人，也浪费，最好实惠点。我家有两只芦花雄鸡，背起来杀杀煨煨，鸡肉搭老酒，鸡汤搭饭，吃得好动身。不过贤妻啊，我家两只芦花雄鸡夜里不上窠，总通了树枝头上过夜格，所以不能等天亮噢，天亮捉不住，一早就起来，你烧水，我磨刀，好杀鸡子煨鸡肉，给我们王大哥吃。”“好格呢，好格呢，休息。”哪晓一到半夜，王华起来小解格，一走走到西厢房窗子身边，听见刘板成来下做响梦，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刘板成困了床上做响梦：“起来格，妻子啊，早点起来噢，早点起来拿冤家捉住得格，不早点起来要溜啦得呱，捉得杀杀，摆锅里烫烫啊。”

王华听见这一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哪晓王华有了误解，不好哇，也说早点起来，天亮要溜啦得格，捉起来杀杀摆锅里烫烫，肯定是捉我哇，不捉我，捉哪个？王华又想了：真正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莫知心，人站了对面，心隔千里。刘板成日里对我好了，王大哥王大哥的，王大哥喊不及，夜里哪晓要杀我啊！我家妻子杨秀英关照我格，出门放溜要点，要见风使舵，看式势不对，要赶紧溜啦得。罢了，我赶紧溜走拉倒。“呀，身边没得路费。”望见香几台上有两个蜡烛签是锡做格，肇拿蜡烛签两个对怀肚里一圆。

王华站起身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不讲王华逃走，我们再讲刘板成交妻子张氏一早就起来，拿芦花雄鸡背起来一杀，滚汤褪毛，开肠破肚，摆锅里煨了，

多放油，少放盐，放点红糖和生姜。

又放点八角交小茴香，鸡肉煨了喷喷香。

闻见香味了，刘板成拿锅盖一掀，筷子一捣，“嗯，八成账了，拿王大哥喊起来差不多，烂了。”“王大哥，好起来了哇。”不做声。“王大哥，好起来了。”不做声。“咦，王大哥会困懒觉咧！”拿门开过来一望，啊呀，王大哥怎不困了床上，王大哥可保起来格。“王大哥啊，你上哪去格？”咦，怎寻不到王大哥，可曾上茅缸啊？到茅缸上一望，没得。“妻子哎，拿竹子来撬撬看，王大哥可曾跌得茅缸里？”随你多撬，不对上冒。不好了格，肯定溜啦得。刘板成一想：不得了了，王华溜啦得格，我绷帐去报案。跟手来到兵部尚书府高厅，见到兵部尚书刘文进，

刘板成双膝来跪下，大人叫拉两三声。

叫声大人哎：“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

王华半夜里逃了走，大人要饶恕我当身。”

刘文进就说：“呸，你大胆刘板成，一派胡言，

就怕逃走王华总是假，你私放王华是真情。”

吩咐公差衙役：“替我拿刘板成重枷重锁，押到大街上去寻王华。

寻到王华人一个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如果王华找不到，将你格刘板成丧残生。”

刘板成倒霉了，被重枷重锁天天到大街上寻王华。

不讲刘板成落得难啊，再讲王华一段情。

我们再讲到王华逃出外罗城，肚子饿了格，蜡烛签一个换到一顿，两个换到两顿。肇身无分文落难，只好一路要饭，左手拿枯竹枝么谨防恶犬，右手拿豁爿头碗讨饭子营生，一路要饭，吃尽千辛万苦。那一天回到苏州，回到三贤村。杨秀英天天来门口望，格天一望王华家来格，身上破丝邋遢，面黄饥瘦。

杨秀英一把拿王华来抱住，官人叫啦两三声。

“官人，你可曾要到账？”“啊呀，贤妻啊，不要谈，账单子倒灵格，哪晓我拿账单子弄抛啦得格，犯法，兵部尚书刘文进要拿我背出去杀，好了班头刘板成求情，肇不曾杀我，派刘板成交我同家来格，刘板成交我结拜弟兄，嘴上说得好了，王大哥天，王大哥地，王大哥喊不及，哪晓半夜里我听见他困了床上叫，‘早点起来，背起来杀杀，摆锅里烫烫啊！’我肇吓得就溜家来了。”杨秀英说：“你格冤家啊，根据你说格情况啊，刘板成不是坏人啊，如果刘板成要想害你，还怎到他家里害你啊，他只要来兵部尚书府不多嘴嘛，你就变了鬼了，还有哪家人好摆锅里烫烫，可是杀鸡子，烫了烧把你吃。”“格我哪晓得，你说格呢，叫我看式势不对，就溜家来格呢。”

这遭王华来到东厢房，见到八贤王，双膝来跪下，父亲连连叫几声，肇拿要账格情况啊怎样怎样，告诉了八贤王。赵德方说：“儿啊，不要紧，账单子抛啦得，为父再写一个账单子，你再进京要账可好？”王华说：“父亲啊，这次进京我不上刘文进家去要账，我望见刘文进三角眼，勾丝郎鼻子，脸上奸气腾腾，弄不好是奸党，我看他就难过，我不上他家去，我这次要上大忠臣包青天包大人家去要账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可以。”肇八贤王拿第二张空白赦龙圣旨拿出来写，写把包大人格。哪晓八贤王着急慌忙，当中一句话不曾写得清爽，上写“奸贼竟敢将吾王儿害”，就不曾载清爽了，奸党是刘文进，你们记好了，后来，这赦龙圣旨出事就出得这个上头。肇封好了格，交把王华：“儿啊，这回账单子一定要放好了，万万不能弄抛啦得。”王华说：“晓得，我这回账单子不顶头上，不放帽子肚里，我塞得裤裆肚里，总抛不掉呢。”肇对裤裆里一塞，八贤王一想啊：你情丧拿赦龙圣旨塞裤裆里作孽呱，格么不好多嘴格事体，所以王华拿赦龙圣旨塞得裤裆里作得孽，而后要遭难，这是后话，不表。

再讲八贤王说：“儿啊，穷家富路啊，最后还有五十两银子，把你做路费进京。”王华动身，杨秀英送他了，夫妻道理才见面，又要分别格，叫难舍难离。

世上多少哀苦事，除非死别与生离。

杨秀英送送送，泪如泉涌，一把背住官人哎，

“今朝我们夫妻来分别，要到何年何月再相逢。”

王华说：“小姐，不要悲泪，我上皇城去要账，多少要到两个钱，我就家来交你相会。”杨秀英眼泪又抛下来格，叫声：“官人哎，

依理奴家还要送你三五里，可是我鞋尖足小步难行。”

王华说：“贤妻，你不须客气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”肇夫妻分别。不讲王华直奔京都皇城，再讲杨秀英含悲忍泪，回转三贤村，和八贤王苦度光阴。格天杨秀英对八贤王说：“公公大人，明朝没得朝饭着杠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媳妇，不要紧，这里有一颗夜明珠，你拿到典当铺去当当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可以。”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杨秀英见过公公，就是八贤王啊，赵德方拿夜明珠交把杨秀英。

秀英小姐站起身，走进苏州一座城。

杨秀英来到典当铺，拿夜明珠对柜台上一放：“朝奉啊，当宝贝咧。”小朝奉不识得宝贝：“呸，这是什么宝贝？”杨秀英说：“你不识货啊，这是无价之宝——夜明珠。”“嘿，你还该动夜明珠，穷死烂样，我看不是夜明珠，就怕来大街上拾到人家小朋友惹厌格弹粒子。”杨秀英说：“不要绞了喂，夜明珠。”“弹粒子。”“夜明珠。”“弹粒子。”两人来下争论不休，正在此时，里间走出老朝奉来。老朝奉识得宝贝，拿夜明珠拿到暗地方一望，放光刷亮。因为这个夜明珠来太阳光底落，日里不放光，一暗，它就放光。“啊呀，果不其然，无价之宝夜明珠。”老朝奉说：“来，你这一个女子，我看你穿着又不好，不是发财格人家，你怎该到无价之宝夜明珠？”杨秀英说：“不是我格，我家公公大人格。”“噢，你家公公大人多大年纪？”“五六十岁。”老朝奉一想：对了头了，据我老朝奉所知，通天下只该十八粒夜明珠，当初外国进贡到我们中原，被强盗短劫，万岁传下圣旨，全国各地追查夜明珠，一直追到现在只追到十七粒，还有一粒失落到民间，肯定就是这粒。“你家公公五六十岁，肯定是老强盗；不是老强盗，到哪里该动夜明珠？”所以老朝奉报进去格。真正叫无巧不成书，这爿隆庆典当不是别人家开格，齐巧不巧，是苏州知府奸党高征家开格店，而且齐巧格天高征到典当铺查账，所以老朝奉报进：“大人，外面有个女子来当夜明珠，说是她家公公大人格。她家公公五六十岁，肯定是老强盗；不是老强盗，倒哪里来格夜明珠？”瘟知府高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吩咐张世杰、邱定弼，跟随这个女子去捉拿老响马。

众位，这张世杰、邱定弼就是帮王华交赵德方写凭证格老朋友。这遭张世杰、邱定弼走到前间：“大嫂，对不起啊，出得大事了，我们奉命跟你同去捉你家公公。”杨秀英没得办法，

带领衙役动身走，三贤村到面前呈。

一到自家门口，杨秀英打招呼了：“二位公差大人，跟你们打招呼，你们蹲我家门口稍微等等，等我交我家公公说啦两句话，你们再捉他果可以啊？”张世杰、邱定弼是烂好人，“可以哎，可以。”杨秀英走到东厢房，见到八贤王，双膝来跪下，公公叫啦两三声，叫声：“公公大人哎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

总说祸事有天大哇，只比格天高矮二分。

公公大人，这个衙门已经出得事了，说你是老强盗，现在派人来捉你。公公啊，你果是老响马啊？如果是老响马，肯定武艺高强，你赶紧逃命去吧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媳妇，不要怕，我不是老强盗，坐得船头正，哪怕浪来颠，我跟他们去见官。”八贤王走到门口，张世杰、邱定弼一望，啊呀，什么老响马、老强盗，是穷上人老子啊，叫我们帮卖格赵老者，年纪大了，跑

不动了格。张世杰、邱定弼是烂好人，肇问三贤村格人家借了一条毛驴，给八贤王骑。八贤王一想啊：我来皇城骑逍遥马骑惯了格，骑毛驴还是头一回啊，倒也蛮新鲜。

骑了毛驴跟随公差衙役动身走，走进苏州一座城。

一进进了苏州城，张世杰、邱定弼对八贤王说呱：“赵老者，跟你招呼哇，要把点面子我们了，不能再骑毛驴了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可以。”走毛驴上头下来，张世杰、邱定弼把铁链子拿出来，铁链子一锁，背起来就走。一到公堂门口，张世杰对邱定弼说：“老邱啊，你看住他，我来报。”肇张世杰报，报与苏州知府高征知道。高征跟手坐堂，三班衙役帮忙，分站两旁，一声堂威。大人升堂了，“威武”，瘟知府高征拍动惊堂木：“张世杰、邱定弼听令，将老响马带上公堂。”“是”。肇将八贤王带到公堂。赵德方来到公堂，昂首阔步，立而不跪。瘟知府高征拍动惊堂木：“老响马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速速从实招来。”八贤王一听，心想：你格瘟知府，见到我就叫我老响马，问我住哪里，叫什么名字，哎，罢了，我把点谜语你猜猜。八贤王一头踱官步，就吟诗一首：“我家住九龙口，姓小名月走，二人十四心，万字一点首。”

众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书中暗表，“家住九龙口”，就是住在京都皇城；“姓小名月走”，走字旁，这半间一个“小”对一个“月”，就是姓赵格“赵”字，可是繁体字啊，不是现在格丫叉头；“二人十四心”，二人就是双人旁，双人旁这半间上头一个十，当中一个四，底落一个心，就是品德格德字；“万字一点首”，一万里格万字，加一点，就是方字，换句话就是京都皇城赵德方。哪晓瘟知府高征他有个误解。高征说：“啊，家住九龙口，你是九龙山的强盗哇，姓小名月走，你们强盗日里不敢出来，只敢夜里出来，蹲月亮底落小走走；二人十四心，你们强盗是乌合之众，不是一条心，一个人七条心，两个人加起来十四条心；万字一点首，首就是头，你格手底落大概有一万个小强盗，你是一万个强盗格头头，你是老强盗。”吩咐公差衙役拿老响马赵老者重枷重锁，

押到监牢里遭磨难，哪还肯容情半毫分。

大众哎，不讲八贤王遭磨难，再讲格小姐一段情。

再讲到杨秀英晓得格，公公坐监牢，我要去探监，我拿公公格东西带把他。肇拿黄布包袱背去，不曾散开来望啊，因为杨秀英懂规矩格，公公格东西啊，得不到公公格同意啊，不好开过来望。好了不曾开过来望，散开来一望要出事啊，还有一张空白赦龙圣旨，所以不曾开过来望。

秀英小姐站起身，牢房早到面前呈。

牢房门口有对联，上联写：天堂有路尔不走，下联写：地狱无门闯进来，横批写：出生入死。

黑漆衙门朝南开，有钱无理莫进来。

要探监啊，先要找牢头了。这监牢里格牢头咧叫田虎，杨秀英走到前间忙行礼，牢头大人口内称：“牢头大人，我家住杠不远三贤村，我家丈夫姓王名华，我叫杨秀英，我家公公赵老者坐监牢，我来探监格，望你牢头大人行个方便。”牢头田虎听见这一声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王大嫂叫拉两三声。杨秀英说：“牢头大人，格倒稀奇古怪咧，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又认不得我，腾空怎叫我王大嫂？”牢头田虎说：“怎不叫你王大嫂，我家也住三贤村，我就叫田虎，我小辰光交你家王华结拜弟兄，做叫化子格，你家王华王大哥要到鸡蛋摊锅塌，还分我格咧。王大嫂哇，你来探监交旁人不同，旁人来探监，要送礼格，送银子格，没得十两也要半斤，王大嫂你来探监，不但不要你送礼，不要你送银子，而且还管你中饭，管你晚茶。”真正熟人好办事啊，肇拿杨秀英带进去。哪晓得看八贤王格狱卒叫刘通，刘通小辰光也是要饭格，他顶小，和王华结拜弟兄，王华要到鸡蛋摊锅塌尽他个人先饱，格刘通看见王大嫂到了格，哈哈大笑。肇交田虎两人商议，拿八贤王监牢里格罪犯统统赶其他地方去，让八贤王个

人住一个牢房，而且拿他枷锁统统开啦得，散手散脚，瞒上不瞒下，而且说你们公媳妇道理谈话啊，也不准旁人偷听。

再讲杨秀英走进牢房见到八贤王，双膝来跪下，公公叫拉两三声，叫声：“公公大人哎，你年龄高大哇坐牢房，我媳妇想想啊也伤心。”

公公，你可有办法救你自己？”八贤王说：“媳妇，你可曾拿我东西带来？包袱你可曾散开来望？”“我不曾。”“媳妇啊，不曾散，顶好哇，一散开来一望就大不得了。媳妇，我儿王华二次进京，音讯全无，他个字不识，就怕凶多吉少，媳妇，你有没有这个胆量，我再写张单子把你，你第三次上京都皇城，到天波杨府余老太君家去要账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公公，你放心啊，我是官家之女，我胆大，我敢去格。”八贤王说：“媳妇，既是敢去，我要关照你，我拿账单子写把你，我儿王华他倒不识字倒不关事，你读书识字格，你万万不能偷看账单。如果偷看了账单上格字，要惹下了连天大祸。所以要保证不偷看账单子，我才敢写把你。”杨秀英说：“公公，你放心啊，我保证不偷看，我跪下来赌毒毒咒把你。”杨秀英双膝对下一跪，赌咒了：“虚空过往神灵哎，

“我如果偷看了公公账单子，五雷击顶哦不要容情。”

赌过咒，杨秀英转过去。八贤王拿包袱解开来，包袱里文房四宝样样有，拿空白赦龙圣旨填起来格，填格内容是什么？大概就是这样子：告诉天波杨府余老太君，我赵德方乔装改扮，到苏州自卖自身，已经找到嫡亲儿子王华，王华二次进京要账，音信杳无，肯定凶多吉少，我现在第三次派媳妇杨秀英进京，到你天波杨府以要账为名，传旨是真情，你余老太君接旨，速速带兵到苏州监牢之中，搭救本王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大概就这个意思；写好了，封好了，交把杨秀英。杨秀英对牢头田虎、狱卒刘通说：“二位兄弟，拜托你们，我家公公大人坐了监牢里，请你们好好地照顾他。”牢头田虎、狱卒刘通说：“王大嫂，你放心，王大哥是我们哥哥，王大哥的父亲，就等于是我们的父亲。”牢头田虎、狱卒刘通走到八贤王面前，

二人双双来跪下，千父叫啦两三声。

八贤王一想：要是来京都皇城，你们要想叫我干父想总不要想，但是现在我是罪犯，你们一个是牢头，一个是狱卒，现在归你们管了，“好，干儿，免礼平身。”肇你们记好了，八贤王不受罪了哇，干儿子，一个是狱卒，一个是牢头，天天吃好格，用好格，这是后话不表。

再讲杨秀英动身，回转三贤村，准备休息一下，明朝一早就动身，哪晓夜里来床上困不着，有心事格人翻来覆去。一困困到二更天，不得了，有人敲门，“开门哦，开门哦。”众位，敲门格是哪个？三贤村的油头恶棍叫张武，张武听见王华要饭，要到一个顶体面格小姐，他也想讨这个便宜，也想要饭，也想要体面小姐。哪晓一直就不曾要到体面小姐，格天听见王华进京一去不复返，赵老者被关入监牢，家里就剩杨秀英个人了格。张武就想了：我要不到，绞到也好格，所以半夜里去敲门。杨秀英说：“哪个夜半深更敲门？”“王大嫂，我叫张武呢，你个人蹲家，心焦了，我来陪陪你格。”杨秀英说：“不要绞正，快点走，再不走，我要叫，我要闹。”张武一声冷笑：“嘿，王大嫂，你独自陆地哎，随你多闹，总没得哪听见。”杨秀英一听，不好哇，不错哇，独自落地没得哪听见。杨秀英赶紧穿衣裳起来，走到门身边一望，不得了，张武弄刀走门缝缝里伸进来添门栓，门栓添开来格，一拱，拱不动。为何？因为她这个门是双栓，上头又栓，底落又栓。张武门坎蛮精格，拿刀伸底落去。杨秀英见他拿刀伸底落去啊，赶紧拿上头格栓栓起来，这遭底落添开来，拿上头栓起来，上头添开来，底落栓起来，上下，上下，上下，两人象拉锯。添添添添，张武火起来格，“不添了，我来拱了，弄肩膀撞门。”杨秀英一想：不得了，我这个门是木头做格，这张武像头蛮牛，真正让他拿门撞开来，我不得过他格身啊，我女流之辈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怎犟得过他，不好了格，

“我如果交这个张武有了长和短，对不起我格王华好官人。

“呀，这如何是好？”一望，望见门身边有一个木门杠，杨秀英拿门杠掮起来，举过头顶。杨秀英就想了：这个冤家要么不进来，进来交你结仇，门杠敲你格骷榔头。哪晓得张武撞撞撞，倒拿门撞开来格，腰一躬，对里跑，才跑到里头，杨秀英望准了，照准了，拿木门杠照准了他的天灵盖，用尽生平之力，一敲，“叭”，敲了后得脑。奶奶，后得脑最经不起敲。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好色之徒张武不曾有好收成。

所以经典是劝世文。再讲杨秀英想：出得人命了，人命关天，我赶紧进京。呀，我女流之辈，抛头露面，不大像样，我来犯丧，女扮男装。肇拿女子衣裳脱下来，男子衣裳穿起来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
五色丈巾腰中束，粉底新鞋簇簇新。

手里拿把倪公扇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

恐怕路上要遇到坏人，又带把绣花剪刀，摆袋袋里防防身。你们众位听清爽了，回头就好了这把剪刀。肇杨秀英动身，把门拿起来一锁。张武倒霉了，死了人家也没得哪晓得，回头烂了就剩点骨头，这是后话不表。

再讲杨秀英直奔京都皇城，路途催趱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十里荒山面前呈。

一走走进十里荒山，到底女流之辈，她本来是小脚，穿格大鞋子，跳哇跳，脚底跳上十来个大泡，跑不动了格，尖呶呶，对路旁边青皮石头高头一坐。不得了，一歇，又来了一个人。哪个？又不是好人，李家庄一人姓李，名叫李保；家里蛮发财，又叫他李富；身上穿了蛮好，又叫他李假；蹲街上飘风荡柳，赌钱吃酒，又叫他李倚；回头输啊输啊，倒输穷啦得格，叫他李穷；回头拿妻子儿女统统输卖啦得格，又叫他李光。格天李光赌赌钱啊，嘿，运气不丑，赢到银子不少，还赢到毛驴一头。格李保牵了格毛驴，齐巧走十里荒山经过，一望，望见杨秀英坐了杠，不晓得她是女子啊，因为她女扮男装。李保说：“这位书公子，你是不是行走不动啊？”杨秀英说：“正是，我跑不动了格啊。”“书公子，跑不动不要紧啊，来骑我格毛驴。”杨秀英：“不，我不曾带多少路费，我不骑你格毛驴。”李保说：“书公子哎，你骑我格毛驴不要紧呱，你把两个钱，随你把多少，你就不把也不关事。来哟，啊，你望望看，马哨天要暗，等到一夜，蛇虫虎豹出来，不得过身。”杨秀英一想：不错，来这个十里荒山，到夜有蛇虫虎豹，况且我骑他格毛驴，他又不宰据要多少钱。“好，我来骑咧。”杨秀英对毛驴上骑了，哪晓得杨秀英女流之辈，骑不上去。这个李保去帮忙格，无意之中碰到她胸口头，软笃笃格，像棉花袋子，“咦？”，男子汉胸口头怎软笃笃格？仔细对她一望，颈脖子没得勒梁茧（喉结）。李保门坎蛮精格，原来书公子是女扮男装。嗯，我妻子儿女总输卖啦得格，对不起，我开心，交她成亲。

肇拿毛驴牵了上小路。杨秀英说：“这位大哥，为何大路不走，走小路？”李保说：“书公子啊，你是外地人哎，对本地不熟悉，走小路么抄近，大路要转远了格。小路交大路好有一比，大路好比弓背，小路好比弓弦，弓弦与弓背，道路推板双倍。”“哦，抄小路，抄小路。”一走走到树林旁边间，“唉，我们休息休息。”“可以。”拿杨秀英扶下来格，拿毛驴对松树高头一系啊，

李保走到前间嬉皮笑脸来行礼，小姐叫啦两三声。

杨秀英说：“不要绞七廿三，我是堂堂男子汉，腾空怎叫我小姐哇？”李保一声冷笑：“还瞒我，你当我没数啊，我开心，来树林里交你成亲。”杨秀英一想：不得了了哇，被他识破了格。荒野之地，树林之中，随你多叫，总没得哪来救你。这如何是好，杨秀英一想，我不如来骗他。跟手换了一副笑脸：“这位大哥，我告诉你内心话，我当真是犯丧，女扮男装。我家

有丈夫格，三年前间，我家丈夫赌钱，交我吵了嘴，我家丈夫拗气出走，到今朝音信杳无。所以我犯丧，女扮男装，我出来寻我丈夫格，肯定寻不到了格，你要交我成婚配对，我倒情愿格，不过我要告诉你老实话，我是二婚头，你可嫌我？”李保说：“二婚头，我也欢喜格。”杨秀英说：“不嘎，荒野之中不能成亲，荒野之中成亲，传出去名誉难听了，最好么要上你家去，闹闹热热，名正言顺，我们做长久夫妻。”李保说：“我来信你咧，肇一到到我家家里么，亲戚朋友一到，你拼了命叫闹，强迫格，我不情愿啊，我回头要倒你格霉咧？不但老婆娶不到哇，我回头还要坐监牢。不要烦，现在开心，我干歇要交你成亲。”杨秀英一想：不得了，骗不住他了。急中生智，腾腾空碰到袋袋里格剪刀，把剪刀拿出来，“你格冤家，我倒愿意交你做长久夫妻格，你想要逼我做这个没出息格事体啊？你要逼我，我一剪刀自己戳杀得拉倒，弄不好，我也对你钩起来一刀。”李保一吓，命总没得，不得了哇，人命关天，“好好好，小姐，不能动刀，不能动刀，你上我家去果好。”“好。”

肇两人动身了，一头跑，杨秀英就想哇，不得了哇，如果到这个冤家家里，亲戚朋友一到，我就怕闹也没用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亲帮亲，邻帮邻，狗子还帮自己人，哪个不帮熟人帮生人？不得了，赖不了，就怕还要交他成亲，这如何是好？哪晓天无绝人之路，杨秀英跑跑跑，看见路旁边有一口水井。这口水井走哪块来格？书中暗表，因为当地格农夫种田啊，格一带没得河，大家公众投钱打一口井来杠，将来干旱好吊井水浇灌，吊桶、绳子现成格。杨秀英眼睛一鞭，一个花头来了格，“这位大哥，我口渴得很，打点井水给我喝喝。”李保一想：美人要喝水了，“好，去打水。”哪晓天干旱，水位太低，吊桶绳子嫌短，只推板点点，“哎咿喂，小姐，够不到。”“不跟你了，竟没用哎，井水总打不到。”“不要乱来，背住我格脚，等我对下够。”“好格呢。”肇杨秀英背住他格脚。李保说：“不嘎，你要当心，手不能松噢，一松，我不得过身。”“人命关天，你放心，我保证背紧了格。”李保上她格当，弄头够了对下吊水。杨秀英就想哇：青蛙要命蛇要饱，我不拿你拱井肚里去，我走不得了。杨秀英狠狠心肠，手一松，李保对下一忒，“轰”，脚朝上，头朝底，灌下去格。这遭妥了格，不要讲你不会游水，会游水也不中用，灌了里下翻不过身来。格李保来井肚里，脚来杠搔哇，嘴里不得伸气，鼻头管里伸气，嘴里咕噜咕噜咽不及，一歇歇脚也不搔，也不泛泡，拉倒了格。肇杨秀英骑了他格毛驴——

骑了毛驴动身走，直奔京都帝皇城。

不讲秀英小姐上皇城，我们再讲王华一段情。

再讲王华千里迢迢，那一天赶到外罗城。巧了，齐巧看见刘板成重枷重锁来杠。刘板成一望，“王大哥，来来来。”“哎呀，兄弟啊，你怎重枷重锁来堂遭难？”刘板成说：“遭难遭难，好了你呢，你倒溜走了格，兄弟我陪你受罪，天天蹲堂重枷重锁。”王华说：“还怪我咧，你半夜里叫‘背起来杀杀格，摆锅里烫烫噢’，你叫我不要溜走啊！”刘板成说：“王大哥，你绞七廿三啊，不是杀你啊，杀鸡子给你吃，鸡肉总空臭啦得格。王大哥，你可曾写到账单子？”“写到了。”“这回上哪去要账？”王华说：“我这回不上刘文进家去要账，我要上包大人包青天家去要账。”刘板成说：“不要去啊，耳闻包大人出去放粮啊，也不晓几时回转京都皇城？王大哥，你有账单子，哪总怕你格，你还上我家大人兵部尚书刘文进家去要账，你看我为了你天天蹲堂重枷重锁，格么你上我家大人家去，早点好拿我放下来，省用我蹲堂受罪。”王华一听就想：不错哇，我有账单子，哪总怕我格，况且我格兄弟为了我受罪，我理应要解救他，所以王华一面答应。

再讲刘板成来到兵部尚书府高厅，见到兵部尚书刘文进，双膝来跪下，大人连连口内称：“大人，我不曾说谎啊，王华溜到苏州，二次账单子写好了，已经二次进京。”刘文进一听，“嗯”，心中想刘板成不曾说谎，不曾骗我。肇吩咐替他拿枷锁开过来，又吩咐安童速速

大开正门。

安童奉了刘文进格令，打开朝阳两扇门。

又是挂灯结彩，礼炮通通通，锣鼓咚咚咚，刘文进带众人接出来。王华这回胆大了，账单子来裤裆里咧，“呸，大胆表侄刘文进，见到你家表叔大人，为何不下跪？”刘文进没办法，双膝来跪下，表叔大人口内称，口称：“表叔大人在上，表侄兵部尚书刘文进向表叔大人叩头请安。”一头磕下去格，王华老门道，拿脚伸过来，“哎，起来起来。”刘文进吃得一回亏了哇，赶紧对后跟手起来，“表叔，请啊。”拿王华请到小书房，这回刘板成也跟进去格，为何？因为刘文进相信他了，他不曾说谎，心腹。一到小书房，拿门一关，拿起来一栓，端张太师椅子，请王华坐下来。刘文进二次行礼：“表叔大人，请你拿账单。”王华说：“我来拿咧，来裤裆里咧。”肇到裤裆里把敖龙圣旨拿出来，就交把刘文进，刘文进一拆拆开来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上下看到底，当中一句最伤己：“好奸贼，竟敢将吾王儿害”，不是针对旁人，是针对我刘文进，这个敖龙圣旨好了不曾送把包文正，要是送把包文正，我刘文进有命总没毛，该我刘文进命大福大造化大，敖龙圣旨交到我身边来，嗯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

打开一条牢笼计，先将王华丧残生。

刘文进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，皮笑肉不笑：“表叔大人，账单子高头数目写了大了，饶我兵部尚书府万贯家财，库房里银子统统拿出来，总不够还把你，表叔，请你到我后花园三间小书房安身，等我明朝向人家去借，拿银子借足得，再还把你。”

王华欢喜了，肇发得大财了，再到后花园三间小书房安身。哪晓刘板成来旁半间一望，刘板成眼睛尖，什么账单子啊？敖龙圣旨有扭头狮子黄金印刻得上，而且看见刘文进三角眼直转，因为刘板成跟随刘文进多年，晓得他格脾脚，三角眼一转，就要害人，所以刘板成料定，刘文进要害人。所以刘板成暗中关照他格兄弟刘板忠，要暗中保护王华。众位，刘板成格兄弟刘板忠，是兵部尚书府格花夫。何谓花夫啊？就是看后花园门，栽栽花、浇浇花格老朋友，就称为花夫。

不讲花夫刘板忠暗中保护王华，再讲王华来小书房欢喜了，肇发得大财了，兵部尚书府银子总不够还把我。哪晓到了黄昏，门开过来，走进一个书童，书童手里托一个木盘，木盘肚里三件东西，一把钢刀，一根绳，还有一碗毒药酒。书童一到里头，拿木盘对下一顿，一声冷笑：“王华，王华啊，你还想做发财格梦了？告诉你明年今月今日今时就是你格周年，我家大人叫我送三件东西把你。你不怕痛，就弄刀迟头，你不迟头就吃药酒，不吃药酒你就上吊，三条路尽你拣，你如果不自尽，明朝早上头，弄刀一块一块拿你剐杀得，我走了。”木盘对下一放，门拿起来一反锁。书童走了格，王华一想：不得了了呱，如果不寻死，明朝一刀一刀剐格日子不好过哇，罢了，不要命了，我来迟拉头么？钢刀拿起来，一想不对，自肉割不深，假使一刀杀不死啊，半死不活格日子难过了，罢了，我来吃药酒。拿酒碗端起来，一想不对，这个药酒喝下去，要七窍流血，死相不好，罢了，还是来上吊么。端张凳子站上去，拿麻绳对二梁上一搭，打一个相思扣子，拿头要对里伸。正要对里伸，眼泪不得干啊，生怕生，死怕死。你说哪个不怕死？王华泪如泉涌，哭一声：“苍天哎，

这个相思扣子外间好比天堂路，相思扣子里间好比地狱门。”

正要拿头对里攻，一想到自己妻子杨秀英，哭一声：“我格秀英小姐哇，

你不要当你家丈夫进京要账有好处，如今我要上吊丧残生。

可怜了，

我夫妻两个今生今世再也不会不到，只好梦里三更梦鬼魂。

我格秀英小姐哇，

我们阳日三间是夫妻人两个，到阴司地府也要和你配为婚。

恩妻哇，我们在生同过纱罗帐，到死也要和你葬同坟。”

王华哭到伤心处，狠狠心肠，舍死忘生，拿头对相思扣子里一伸，脚拿起来一蹬，凳子对下一困，舌头对下一伸。

一盏枯灯渐渐熄，来了一个添油添火人。

哪一个？花夫刘板忠。我们上文说到，班头刘板成关照嫡亲兄弟花夫刘板忠，暗中保护王华。所以刘板忠时时刻刻注意小书房，一到夜听见小书房悲声阵阵，跟手去拿锁挤开来。进去一望啊，王华上吊对杠一荡，跟手走上去，一个手捧住王华格腰，一个手拿格绳子解开来，拿王华放下来，到他心口头一摸，哎呀，心口还有点热，来下别嘎别，不曾死得全咧，我来盘盘看。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就转还魂。

王华转还魂，真魂上了身。

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王华还阳打转，刘板忠问：“你可是叫王华啊？”王华说：“正是。”

刘板忠双膝来跪下，王大哥叫拉两三声。

王华说：“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又不认得我，怎叫我王大哥？”刘板忠说：“怎不叫你王大哥，我叫刘板忠，我家嫡亲哥哥就是刘板成，我可该叫你王大哥？”“哎呀，原来是小弟。”一把搀起，刘板忠说：“王大哥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格脸嘴交你长了差不多，我拿我格衣裳换把你，拿开后花园门格钥匙把你，送你路费，你赶紧逃命去吧！”王华说：“小弟啊，万万不能啊。要走，我们弟兄两个一齐走，要死，我们死在一块。要叫我一个逃走，这是万万不能。”刘板忠说：“大哥啊，你好糊涂啊，两个人一道逃走，等大人晓得派人去追，我看一个总溜不走。再一个，连累我的嫡亲哥哥刘板成，不得了哇。所以啊，你赶紧逃走，我反正又没得妻子，又没得儿子，我一人，我没得挂念。大哥，

你现在赶紧拿衣裳换把我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你要是不肯成全我哇，我撞死在这个墙壁丧残生。

王大哥，你果走，你不走我撞杀得拉倒。”刘板忠要拿头对墙上撞，王华吓坏了格，一把捧住：“兄弟，万万不能，愚兄成全你。”肇两人撸拉两把眼泪，衣裳一换，王华双膝跪下来，对刘板忠磕三个响头，叫声：“我格好兄弟哦，

你受愚兄拜三拜哇，报报我格兄弟哦替命恩。”

王华站起身，逃走了，逃出京都皇城，抄小路直奔苏州。

众位，究竟王华逃到哪里，现在没得功夫说，你们只要记好了，来下溜，来下跑，我没功夫说。

我们再讲刘板忠。王华走了，刘板忠就想哇：等到明朝天亮，等我家大人晓得是我代替王华，肯定不得过身。哎呀，这个日子不好过，罢了，我不要命，早点死啦得拉倒。拿格药酒碗端起来，拿药酒对嘴里一倒。众位，这个药酒，酒肚里拌格毒药有名字格，叫八步断肠散，吃下去只要跑八步，肚肠就要断了。可怜了，

药性发作了不得哇，七窍流血丧残生。

不讲刘板忠已经死在小书房，再讲到半夜，书童拿小书房门一开，一望，哎喂，硬了杠块，吃毒药酒吃杀得格。不晓得是刘板忠代格，也只当是王华死啦得，跟手报，报与刘文进知道：“王华已经服毒身亡”。刘文进一声冷笑，我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家隔壁头，就是包黑子家后花园，不如坐夜拿王华格尸体，窖到包黑子家后花园，拿敖龙圣旨塞得他袋袋里，只要等包文正回转皇城，我金殿上奏本，到后花园拿尸体和敖龙圣旨挖出来做硬证。

当皇天子奏一本，再将包黑子丧残生。

一箭双雕，有何不好。嗯，做坏事啊，不能把人多晓得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危险。书童晓得这个事情格，刘板成也晓得这个事情格，叫书童交刘板成做对手。刘板成和书卷只当王华格尸体了，坐夜弄梯子爬起来，走围墙高头背过去，在包公家后花园桂花树脚底落挖一个坑，拿敖龙圣旨塞得袋袋里，窖好了。刘文进就想哇：世界上没得不透风格墙，这个事体，如果被人家晓得不得了，最好要杀人灭口。肇拿书童背起来一杀。刘板成拚不得杀，因为刘板成是他格贴身保镖，将来谋皇篡位是左膀右臂，所以拚不得杀。但是拚不得杀，假使他这个嘴不当心，拿这个事情漏出风来，怎得了？最好把他格嘴弄了不能说话。所以刘文进跟手办羊羔美酒，拿刘板成请去吃酒。哪晓刘板成拿酒一吃格，不晓酒肚里下了哑药，刘板成说不出话来。

不讲刘板成变做哑子，再讲包拯包文正放粮打转，早朝上殿见驾。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当今皇皇坐早朝。

包大人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微臣奉你万岁旨意放粮，放粮完毕回京复旨。”万岁欢喜了：“包皇兄，你辛苦了。”

众位，仁宗皇帝为何称包公为包皇兄咧？你们要是看过《狸猫换太子》，看过《万花楼》或者看过《三侠五义》，你们就晓得，当初包公陈州放粮，破窑当中，见到了万岁的亲母亲也就是母后李娘娘，肇包公回转京都皇城审郭槐，打龙袍，真相大白，仁宗天子才晓得自己不是狄娘娘养格，是李娘娘养格，拿李娘娘接到皇宫，封做正宫太后。李娘娘一想：我怎做到太后格，好了包文正。肇拿包文正封做御儿干殿下。何谓御儿干殿下？就是太后娘娘格干儿子，所以交皇帝兄弟相称，所以当今皇帝要称他包皇兄。正在此时，兵部尚书刘文进，撩袍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。”万岁一望，哎哟，亲戚啊，“内侄，爱卿你本奏何来？”刘文进开口：“万岁哟，

该应你格江山不得稳哦，朝纲里面出奸臣。”

万岁问：“爱卿，奸党是哪一个？”刘文进启奏万岁：

“奸党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正是包拯包大人。”

万岁一听，一点总不相信，“呸，你大胆刘文进，你胆倒不小，竟敢诬告孤家的皇兄包大人，他乃是赤胆忠心，他不是奸党。”刘文进又启奏：“万岁，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莫知心。

如果万岁不相信啊，包文正家后花园中看分明。

万岁，昨天微臣半夜里夜观天星，听见包黑子家后花园里有人来下说鬼话，我肇爬梯子爬过去躲了暗地方听格，听见四个家将来下说话，‘我们今朝发得财了哇，包大人赏我们一千两银子个人，叫我们拿八贤王格儿子王华啊，窖了这桂花树脚底落，敖龙圣旨也塞他的袋袋里’，万岁啊，你不相信到他后花园搜搜看。”黄鼠狼咬杀马说得的真，圆螺螺谎说得的溜能圆。万岁信以为真，口称：“刘爱卿，孤家命你带兵搜查包府。”刘文进启奏：“万岁，我一个人不好去噢，一个人去，有理说不清，最好派人交我同去，而且要派交包文正最要好格人交我同去，人家才得服帖。”万岁一听，不错不错。哪个交包文正最要好咧？一想，有了，双天官寇准交他最要好。

众位，提到双天官寇准，你们要是看过《杨家将》或者看过《八虎闯幽州》，你们就晓得当初金刀令公杨继业，七郎八虎闯幽州金沙滩救驾，结果被老奸党潘仁美陷害，被北番大驸马韩昌兵马围困在两狼山狼牙寨，结果老令公撞死李陵碑，杨六郎闯五关进京告御状，万岁天子派十二岁格呼延丕显，到边关捉拿老贼潘仁美，捉到京都皇城没得哪敢审，肇拿小小的知县寇准，调到京都皇城。寇准格色样好，夜审潘仁美，拿这个案子审下来，就封做

双天官。两个天官，拿两个天官的俸禄。肇万岁吩咐双天官寇准，交刘文进带兵搜查包府。刘文进交寇准点起兵马，将包府团团围困。

一搜搜到后花园，果不其然望见桂花树脚底落土松格。军兵拿起来一挖，挖到了一具尸体，到袋袋里把敖龙圣旨拿出来，就交把刘文进。刘文进一想：我哪要望啊，上头格字我总读熟得格，假意一看，就交把双天官寇准。

寇大人敖龙圣旨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躁了三魂少二魂。

“不得了了格，饶我寇准色样好哇，要救包大人万不能。”绷帐公事公办，交刘文进来到八宝金殿，“启奏万岁，臣等奉旨搜查包府，来后花园挖到尸体一具，尸体袋袋里有敖龙圣旨，请万岁过目。”肇拿敖龙圣旨送上龙书案。

万岁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躁了三魂少二魂。

因为仁宗天子是八贤王带大了格，见到八贤王格王儿王华被人家害杀得，你说仁宗天子可发躁，四帝仁宗大发雷霆，拍动震山河：“大胆包文正，你胆有天大，竟敢陷害皇亲国戚，国法难容。”吩咐左右值殿官听旨，将包文正推出午朝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摘拉官帽，扯拉官带，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推到法场丧残生。

双天官寇准撩袍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刀下留人，求万岁看微臣薄面，饶饶包大人。”万岁：“呸，寇准寇准，孤家不但不准本，我要封你一封，

寇准前来听封赠，监斩官之职你当身。”

寇准一听，不得了了格，保本不曾救得包大人，反而叫我做监斩官，要是旁人杀包大人，我也好蹲旁半间，撸拉两把眼泪，叫我做监斩官实在不愿。寇准启奏：“万岁，微臣不会做监斩官。”万岁：“大胆寇准，你敢违抗圣旨吗？”寇准一吓，命总没得，违抗圣旨，犯法，要被杀，绷帐遵旨。寇准来到法场，撸拉两把眼泪，吩咐拿包大人捆了将军柱子上，头发打开来，对将军柱子上一绕。

监斩官，坐法场，威风凛凛，
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只等时辰。

催命鼓敲了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双天官寇准就想了：我是监斩官，我肇旁的权力没得，拖拖时间格权力也是有格。寇准吩咐出劲放炮，就不准开刀。

哪晓炮声隆隆了不得，惊动一位善心人。

惊动哪一位？九千岁程琳，程琳本来是太监，怎做到九千岁格？因为包公审郭槐，打龙袍，万岁才晓得自己一条命，是程琳冒着生命危险拿他圆了花匣子肚里，捧上南清宫。为报恩，四帝仁宗，就将程琳封做九千岁，亚父之职，何为亚父啊？就是皇帝格干父，也可以说叔父，所以程琳来养老宫天天享福。那一天九千岁程琳端坐养老宫，耳闻炮声隆隆，程琳吩咐小太监：“孩儿们，代洒家出去望望看，外面哪里放炮？”小太监一听，一望，“报，九千岁，大事不好，午朝门口开斩包大人。”九千岁程琳一听，“哎呀，要杀包大人，我怎做到九千岁格？不是包大人我哪做到九千岁？赶紧，孩儿们，代洒家备龙驹马。”程琳年纪大，以往出去坐轿坐车，格天要快了，坐龙驹马，程琳年纪虽大，他练过武格，擐上一匹银鬃马。

打马加鞭早动身，法场不远面前呈。

九千岁程琳骑马离法场一箭之遥，望见包大人被捆了将军柱子高头，狼烟炮道道，“哎咿喂”，格程琳发躁，捣拳涨涨劲，对马屁股上一钉，格一匹白龙驹吃得痛了，头一傲，尾巴一翘，唏溜溜一叫，奔走如飞。九千岁程琳端坐飞奔宝马之上高声断喝：“刀下留人。”话到人到，双天官一看，欢喜了，只要望你喊刀下留人。

肇九千岁程琳来到八宝金殿，弄头对万岁点三点，“万岁，老臣见驾。”四帝仁宗步下龙廷，用手相搀，口称：“亚父免礼免礼。”金凳赐坐，龙凤香茶解渴。程琳尖呶呶对万岁旁半间一坐，龙凤香茶一喝，口称：“万岁，请问午朝门口开斩何人？”万岁说：“亚父大人，午朝门口开斩罪臣包文正。”程琳说：“万岁，你好没良心，包大人审郭槐，打龙袍，帮你救了你的母后，你恩将仇报，为何要开斩包大人？”万岁说：“亚父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包文正审郭槐，打龙袍，功高一等，孤家封他龙图阁大学士，端坐南衙开封府，赐他三口铜铡，先斩后奏，我已经报过他恩。但是现在他犯了法，杀死我皇叔之子王华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所以犯法要被杀。”程琳啊，他是练武格，肚里黑墨水喝得不多，辩不过万岁，辩不过，但是他又行蛮。程琳说：“万岁啊，不交你辩嘴了，我说不过你，总归看我老面子，一定不准杀包大人。”万岁说：“国法难容，定斩不饶。”程琳说：“看你可杀得成？”程琳弄张椅子凳，对包大人面前一坐，程琳说：“先斩程琳，后杀包拯。”不得了了格，肇要先拿程琳杀啦得，才可以杀包大人。你说哪敢杀他，他是九千岁。双天官寇准说呱：“九千岁，你这个办法太笨了呱，你今朝坐杠明朝坐杠，后朝坐杠，你总不见得一落里坐杠。九千岁，要想救包大人，我倒有个好主意，要想救到包大人，五点请出六点来。”“何谓五点？何谓六点？”“万岁得个数是五点，正宫太后李娘娘才算到六点。

只要请到李娘娘，才可以救到包大人。”

程琳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口称：“讲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随手吩咐小太监，赶紧送信。

小太监急急忙来急急奔，太后宫到面前呈。

小太监来到太后宫中，见到李太后，小太监双膝来跪下，太后娘娘口内称，叫声：“太后娘娘哎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

总说祸事有天大，只比天高矮二分。

午朝门口开斩包大人，太后娘娘快点搭救他当身。”

李太后一听发得躁：“呀，要杀我的包皇儿啊，我怎做到太后格咯，不是包皇儿我怎做到太后。”吩咐宫娥彩女、穿宫太监赶紧备凤辇。何谓凤辇啊？就是娘娘坐格车子，就是叫凤辇。

坐了凤辇动身走，法场早到面前呈。

包大人看见太后到哇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

包大人顶顶聪明格人，自从被绑到法场，他死气总不叹，为何？喊了没得用，现在母后娘娘到了，喊了有用，拼命喊：“冤枉冤枉冤枉哎，

总说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冤枉海能深。”

太后娘娘说：“包皇儿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啼哭，待哀家代你做主罢了。”“多谢母后。”太后娘娘来到八宝金殿，万岁看见母后到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母后叫啦两三声，口称：“不知母后驾到，儿臣有失远迎，望母后恕罪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罢了，皇儿，免礼平身。”“多谢母后。”太后娘娘尖呶呶对万岁旁边一坐，开口了：“皇儿，午朝门口开斩何人？”万岁启奏：“母后，午朝门口开斩包文正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大胆，你胆倒不小，敢杀哀家的御儿干殿下。”万岁说：“母后，你不要大惊小怪，你格御儿干殿下犯了法格，他害死了八贤王之子王华，所以犯法，要被杀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何人为证？”万岁说：“母后，兵部尚书刘文进为证。”“好，将刘文进带上八宝金殿，哀家要龙楼御审。”

肇刘文进来到八宝金殿，双膝来跪下，太后娘娘叫几声。李太后执指一指：“刘文进，你怎么知道包文正杀死王华？”刘文进说：“太后娘娘啊，我昨夜半夜里夜观天星，听见包文正家说鬼话，我肇听到格。”“大胆刘文进，你半夜里听到要害人，你半夜里为何不报，为何天亮来报？依哀家看来，

陷害王华不是张三并李四，必是你刘文进一个人。”

格刘文进听见这一声，冤枉喊了不绝声。“冤枉哦冤枉，我汇报反而汇报到自己头上来。”太后娘娘说：“你也晓得冤枉，总归你半夜里不报，到天亮来报，这个就是有怀疑，但是包文正也有怀疑，因为尸体来他家后花园里搜出来格，他也是嫌犯，你们两人总是嫌犯，拿你刘文进交包文正关入天牢，重新派人来审理此案。”万岁一听，我家母后公正咧，一不帮刘文进，二不帮包文正，说得公正么，孤家要依她。传下圣旨，吩咐拿兵部尚书刘文进交包拯包文正，

统统关入天牢遭磨难，哪还肯容情半毫分。

不讲刘文进交包文正天牢遭难，再讲万岁对文武百官说：“众家爱卿，哪一位爱卿来帮助孤家审理此案？”

哪晓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作声。

三百文来二百武啊，个个泥塑木雕人。

因为文武百官一个一个心里透明透亮，一个是太后娘娘的御儿干殿下，一个是当今皇帝格侄儿，两家总不好得罪，得罪了要掉脑袋格，所以没得哪敢出头。双天官寇准就想了：没得哪敢出头哇，包大人冤枉理不清，哎，想我寇准断过很多的无头案，以我格才学，这个案子肯定断得出来格，我不帮出头，包大人冤枉怎洗得清哎。寇准主意已定，撩袍跪倒，执笏当胸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微臣不才，愿审理此案。”万岁说：“寇爱卿，你要多少时候才审得清爽？”寇准启奏：“万岁，我只要一个月。”万岁说：“一个月审不清，怎么说？”寇准说：“一个月审不清，提头见你万岁。”口说无凭，立下生死文书。

寇准回转天官府就想，这个案子要审清啊，要有证据，我出去私访哎。寇准乔装改扮，拿官服脱啦得，拿道士衣裳穿起来，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脚蹬道靴，穿街过巷，扮做拆字先生，“算命拆字，算命拆字。”哪晓格天子齐巧走到刘板成家门口，刘板成家妻子张氏说：“道士先生，来帮我家拆拆字可好？”“好格呢。”一走走到天井里，张氏说：“道士先生，请到我房间里来，帮我家拆字。”寇准就想哇：官不能入民宅，官入民宅犯法格，“这位大嫂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能到你房间里，就凑你家天井里可好？”“好格呢。”“你帮哪个拆字呀？”“我帮我家丈夫，我家丈夫刘板成腾腾空喉咙口说不出话来，帮拆拆字，几咱好开口说话。”寇准说：“好，拿你丈夫刘板成请得来给我望望看。”刘板成来了格，寇准就想哇：这刘板成格喉咙才哑格，眼睛看见格，只要会写字就好了。寇准是最聪明格人，寇准拗一个柴枝梧，就来地落写了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刘板成拿格柴枝梧接过来写：“道士先生，我叫刘板成。”寇准欢喜了，这遭哑子就等于喊子咧，因为他会写字格。寇准又写：“刘板成，你格喉咙怎得哑格？”肇刘板成拿王华一次进京，二次进京怎样怎样情况总写出来，也写了吃得酒，喉咙哑了。双天官寇准就想呀，原来陷害王华真是兵部尚书刘文进，而最好的人证就是班头刘板成，我干歇要写明了，叫刘板成做硬证，假使刘板成是胆小鬼、怕死鬼，不肯去，这事情就糟了，我最好拿他骗到天官府，到了我天官府啊，他不去也要去。所以寇准主意已定，拿柴枝梧写了：“刘板成，我家里有好药，你跟我上我家去啊，拿药一吃，喉咙就说话格。”刘板成把柴枝梧拿起来，“可以，跟你道士先生前往。”

带了板成动身走，天官府到面前呈。

一到天官府，书童寇安接出来，寇安忙行礼，大人连连口内称。寇大人说：“寇安，赶紧拿刘板成带回府中，沐浴更衣，而后小书房见我。”“是。”什么叫沐浴更衣啊？就是洗澡换衣裳。肇寇安帮刘板成洗过澡，换过衣裳，带到小书房，这个时候双天官寇准啊，已经拿道士衣裳脱啦得，官服穿起来，对杠一坐，官服一穿啊，刘板成认得他格。穿道士衣裳不认得，穿官服认得格，因为刘板成经常跟随刘文进啊，保护刘文进上朝见驾格，所以，所有大官他总

认得格。刘板成一望，哎呀，原来是双天官寇准。刘板成双膝来跪下，“哑”，喊拉两三声，双天官寇准一把搀起刘板成做关目，请他坐下来，寇准拿笔写了：“刘板成，我不是算命拆字格道士先生，我是双天官寇准，我奉皇圣旨审理王华冤案，刘板成，你有没有胆量，明朝上金殿做硬证，帮你家王大哥伸冤报仇？”刘板成拿笔写了：“天官大人，我敢格，我为了我家王大哥格冤枉，我哪怕赔了命，我总情愿格。”寇准一想：妥了格，遇到一个硬骨头。肇寇准拿笔写了，教刘板成明朝到金殿上，怎样怎样交万岁用笔对话。

众位，双天官寇准是宋朝时候格最大格才子，最聪明格人，格种口供教起来是滴水不漏。一到第二天，天明已亮，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寇准拜本入午朝。

双天官寇准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微臣奉你万岁旨意，审理王华冤案，已经审清爽了格，

陷害王华不是张三并李四，兵部尚书刘文进一个人。

如果万岁不相信，兵部尚书府班头刘板成做证人。”

万岁说：“寇爱卿，刘板成在何方？”寇准启奏：“万岁，刘板成来午朝门口候旨。”万岁说：“好，宣他上殿，孤家要龙楼御审。”肇寇准躲开来做关目，刘板成看见寇准做关目，一步三拜，三步九拜，二十四拜，慢慢爬上金銮殿，“哑”，喊啦两三声。四帝仁宗大发雷霆，拍动震山河，执指一指：“大胆寇准，你胆倒不小，拿个哑子带上金殿，来糊弄孤家，你知罪不知罪？”寇准启奏：“万岁，且息雷霆之怒，刘板成虽然不能说话，他识字格，请万岁弄笔写字问他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把龙毫御笔拿起来写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拿起来对下一撂，刘板成望总不要望格，寇准教好了格，写：“万岁，我叫刘板成。”肇拿王华一次进京，二次进京怎样怎样情况统统写清爽了。万岁一看，哎呀，果不其然，陷害王华是刘文进，吩咐拿尸体抬上金殿，等刘板成辨认。哪晓拿格尸体抬到金殿，刘板成一望，哎呀，衣裳倒是王华王大哥格，脸嘴不像，仔细对他望望清，

不是张三并李四，嫡亲兄弟刘板忠一个人。

众位，俗话说得好，叫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真正看见嫡亲同胞兄弟死了格金殿上，格日子不好过哇。刘板成开虎跳，

一把拿刘板忠格尸体紧紧来抱住，捶胸顿足泪纷纷。

刘板成大哭一场，而后用笔写了，上写：“万岁啊，衣裳是王华王大哥的，脸嘴不是的，脸嘴是我兄弟刘板忠。”万岁一想：越来越糊涂了，既然不是王华格尸体啊，王华肯定不曾死，传下圣旨，吩咐双天官寇准出劲寻找王华，寻不到王华犯法，你寇准要被杀。寇准谢主隆恩，回转天官府，吩咐拿刘板成交刘板成格妻子张氏，接到天官府保护起来，不要把奸党拿硬证害啦得。

一接接家来，寇准又想了，王华逃出京都皇城，十有八九是上苏州，而且多数走小路，嗯，我走小路上苏州去寻他咧。寇准乔装改扮，扮做贩枣子格老板，挑选二十个大块头公差衙役，弄二十部小车推枣子。

一部小车高头两麻袋，带了公差衙役动身走。

走出了京都外罗城，一经过兴隆镇，哪晓二十个公差衙役，十八个公差衙役得了瘟疫，就来这个招商店看病，所以耽搁下来。

不讲寇准和公差衙役耽搁在招商店，我们再讲到当初王华逃出京都皇城，抄小路直奔下江苏州，一路之上饱一顿饿一顿，要饭。

路途催趨不耽搁，叠影高山面前呈。

一经过叠影高山，一到半山腰，因为一路之上饱一顿饿一顿啊，冷暖不一，王华得病

了，不好了格，

王华得了伤寒症啊，寒寒热热紧随身。

眼睛发花，头发昏，不好了格，

王华倒在半山腰，生死只在欠时辰。

哪晓王华命里不该死，来了许多救命人。

哪些救命人？叠影高山琵琶寨有三个大王，大大王赛孟尝赵忠，二大王赛诸葛军师先生王健，三大王赛霸王周凯，这三个大王是好大王。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，说大头子昏话，哪家强盗头子还有好头子？有，他们这三个大王不是情愿做大王格，被官府逼得没得办法做，大王，带领喽兵自耕自种，一般不大抢，要抢啊，就抢发财格人家，抢贪官污吏，抢了钱多，用不掉，还送点把穷人用用，你说可是好大王啊？

那一天二大王赛诸葛军师先生，拿金钱八卦课一卜，“哎呀，依金钱八卦课高头算起来，今朝有贵人要来我高山落难。”吩咐喽啰兵赶紧出去寻找贵人，哪晓喽啰兵走到半山腰，望见王华困了杠。王华是叫化子，昏迷不醒，一条小蛇走他鼻头管里钻到嘴里，嘴里钻到耳朵管里。喽啰兵报到高山聚义厅，“大王啊，贵人不曾寻到，寻到一个叫化子，昏迷不醒，蛇钻七窍。”军师先生说：“喽兵，蛇钻七窍就是贵人，赶紧拿他救上高山。”肇拿王华救到高山，请郎中替他看毛病，所以王华啊，来叠影山琵琶寨也算得到安身处。此言丢开慢谈论，下文单讲何来？

再讲小姐杨秀英乔装改扮，骑了个毛驴直奔京都皇城，到最后路费用尽，毛驴总卖啦得格。那一天来到外罗城，杨秀英就想了：不认得天波杨府来哪里，不认得不要紧，路来嘴边，只要嘴放勤点，看见年纪大格老公公，要得好，问三老，杨秀英深深一躬到底：“请问老伯伯，你们京都皇城天波杨府在何方？”年纪大格说：“格总不认得，天波杨府最闻名，我们京都皇城上到八十三，下到手中搀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天波杨府在京都皇城顺龙大街，门口有上马石，下马石，闹龙金匾，文官走到他府门口要下轿，武将走到他府门口要下马，就是当今皇帝走他府门经过，还要龙行七步。

有金丝灯笼当中挂，黄旗飘飘九霄云。”

杨秀英谢谢老伯伯。

秀英小姐站起身，顺龙大街面前呈。

一望，果不其然，天波杨府好气派，上马石，下马石，闹龙金匾。格天天波杨府门口啊四个安童来下看门，哪四个安童？杨正、杨大、杨光、杨明，正大光明四个安童。杨秀英走到前面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“安童哥哥，吾乃非别，我是苏州来格，我来找你家余太君要账格。”四个安童说：“乡下佬，嚼头子，开点，我家老太君万贯家财，还少你格钱？快点走，走。”正在此时，“啊唾”，走里间走出老管家杨洪。老管家杨洪说：“安童，何事争吵？”安童说：“管家，这个乡下佬嘴老咧，说我家余老太君少她格钱，她来要钱，所以我们赶她走。”老管家杨洪说：“安童，什么事情不能莽撞，不能发火，要问清爽了，等我来问问看。”老管家杨洪对杨秀英面前一撑，“喂，你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找我家老太君有何贵干？”杨秀英一想：不好报真名字啊，我是犯丧，女扮男装，我来报男格名字，我来报我丈夫格名字。杨秀英说：“老伯伯，我家住苏州三贤村，我姓王名华，奉我父亲赵老者之令来找你家余太君要账格。”

老杨洪听见这一声啊，暗里下要笑了肚里疼。

老杨洪一想：稀奇古怪事，倒哪里有许多王华嘎？上回听见王华被害杀得，怎又是王华，又是来要账，不要问，且先报进去，报与余老太君知道。余老太君一听，吩咐大开正门，拿他接进去。一接接到里头把账单子拿出来交把余老太君。余老太君一望，不是账单子，赦龙圣旨，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躁了三魂少二魂。

余老太君为何发躁？因为八贤王赵德方交她是亲戚，因为赵德方的御妹柴郡主，是余老太君第六个儿子杨六郎杨景杨延昭夫人，所以是亲戚，现在亲戚坐了监牢，你说老太君可发躁哎！老太君又一望，第三次派媳妇杨秀英以要账为名，传圣旨是真。“哎呀，这个上头写格是女子，你怎是个男子格？”杨秀英说：“老太君，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，我不叫王华，我丈夫才是王华，我是犯丧，女扮男装，我叫杨秀英，不相信，我现原身把你看。”头上探拉发巾，露出乌云，脚上脱拉一双鞋，三寸金莲露出来。

原来是个西贝货，不是公子念书人。

老太君走到前间忙行礼，王妃千岁叫几声。

杨秀英说：“老太君，我腾腾空怎做到王妃千岁嘎？”老太君说：“你怎不做王妃千岁，你家丈夫王华买格父亲赵老者，是南清宫八贤王赵王爷赵千岁，八千岁，你家丈夫是八千岁格儿子，也就是小王千岁，你果是王妃啊？”“啊呀，我倒做到一个王妃了。”“来，明朝我们一同上殿见驾。”“可以。”

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老太君拜本入午朝。

余老太君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。”万岁说：“老太君，今天上殿有何贵干？”老太君：“万岁，今天老臣上殿来问罪。”万岁说：“啊喂，老太君你问何人之罪？”老太君说：“问你万岁之罪。”万岁说：“胆倒不小，孤家何罪之有。”老太君启奏：“万岁啊，你有忤逆不孝之罪。”万岁说：“我不曾忤逆，不曾不孝。”余老太君说：“你还赖，不相信，拿赦龙圣旨把你看看。”肇赦龙圣旨送上龙书案，

万岁上上下下看完成啊，躁了三魂少二魂。

因为万岁仁宗天子是八贤王带大了格，现在八贤王坐了监牢里，你说万岁果发躁哇。万岁一想：杨秀英已经到了皇城了，杨秀英是王华格妻子啊，等于是孤家皇嫂。

杨秀英前来听封赠，皇嫂之职入朝门。

皇嫂皇嫂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皇帝格嫂嫂，也就是千岁王妃。杨秀英凤冠霞帔穿起来，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万岁说：“皇嫂，免礼免礼。”吩咐拿尸体抬上金殿，“皇嫂，望望看，果是王华？”杨秀英一望，“万岁啊，衣服是我家王华格衣服，脸嘴不像啊，脸嘴不晓是哪个？”万岁一想：还好，烧饼才焦拉半个，只要王华不曾死，总好说。随手传下圣旨，吩咐余老太君带杨门女将、杨秀英和三千兵马，到苏州接请孤家皇叔还朝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

老太君前来听封赠，接驾元帅你当身。

余老太君辞皇别驾，回转天波杨府，吩咐老杨洪打起聚将鼓。老杨洪拿聚将鼓一打，杨门女将到了格，哪些女将？大郎之妻张金定，二郎之妻李翠平，三郎之妻花谢玉，四郎之妻云翠英，五郎之妻曹氏女，六郎之妻柴郡主，七郎之妻杜金娥，八姐杨琪，九妹杨瑛，还有大刀王兰英（老书高头叫王怀女，大脚，拿板门大刀），烧火丫环杨排风，还有穆桂英总到了。这遭老太君带杨门女将带杨秀英，择过吉日，御校场之上三牲祭礼，祭过帅旗。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

顿升三个狼烟炮，三千兵马早动身。

格马上兵马上将，就川流不息，狼烟炮一声响，地动神惊，一条官堂大道，直奔苏州，一路之上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。那一天，离苏州城不远，十里之遥，安营扎寨，老太君带杨秀英，还有杨门女将进了苏州城，到吏部天官府府门口，吩咐看门安童报，报与吏部天官杨吉风知道。杨吉风一听，哟，老太君到了，吩咐大开正门。杨吉风官服穿起来，走出府门外，走

到前间忙行礼，老太君叫啦两三声，口称：“不知老太君驾到，下官接驾来迟，望老太君恕罪。”老太君说：“杨大人不须客气，你还是快来拜见千岁王妃。”杨吉风不曾仔细望啊，不晓得女儿，只晓得凤冠霞帔，只当真是王妃千岁。杨吉风双膝来跪下，王妃千岁口内称。杨秀英一想不好，历古以来君不拜臣，父不拜子，嫂不拜叔，我哪好受我父亲拜？赶紧双膝来跪下，父亲大人口内称，叫声：“父亲大人哎，

我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我是你格女儿杨秀英一个人。”

杨吉风仔细一望，哎呀，果不其然是女儿，“女儿，你跟了要饭格，腾腾空怎做到王妃千岁啊？”杨秀英说：“父亲啊，命好呢。”杨吉风没话说，一进进了天官府，见到老太太杜氏夫人，杨秀英忙行礼，母亲连连口内称。老夫人一想：你虽然王妃千岁，是龙走蛇洞肚里过出来格，一把拿杨秀英紧紧来抱住，女儿叫拉两三声，叫声：“我格心肝女儿哇，

总以为我们母女两个今生今世再也会不到，哪晓得枯木又逢春。”

吩咐金梁、玉柱来叫姐姐，金梁、玉柱一望，哎呀，什么姐姐，是母亲。

金梁、玉柱双双来跪下，亲娘叫了不绝声。

格杨秀英搂头一把拿金梁玉柱紧紧来抱住，悲喜交集泪纷纷。

杨吉风一看不得了了格，我拿外孙买家来做儿子，罪孽却有海能深。老夫人说：“你格老不死啊，你说还是由命对，还是由人对啊。”杨吉风说：“由命也对，由人也对，就我个人不对。”老太君传下将令，吩咐穆桂英带兵捉拿奸党知府高征，把知府家满家捉得来。肇穆桂英带兵走了格，老太君又吩咐杨吉风带他们去监牢搭救八贤王。肇消息传到监牢里，不是说去救八贤王啊，说天官大人来查监，牢头田虎、狱卒刘通对八贤王说：“干父啊，天官司大人来查监哇，我们瞒上不瞒下啊，替你拿重枷重锁枷起来。”八贤王说：“理应理应。”肇替赵德方重枷重锁枷起来，杨吉风跑到监牢里一望，哎呀，果不其然，八贤王重枷重锁。杨吉风吓得背上冷汗总淌下来，双膝来跪下，八千岁叫拉两三声，口称：“八王千岁，罪臣杨吉风搭救八千岁来迟，望八千岁恕罪。”八千岁赵德方说：“杨吉风，身为吏部天官，我来你苏州遭难，干多天数才做鬼来救我。”“哎呀，八千岁恕罪恕罪，我来替你开枷落锁。”八王赵德方说：“你胆倒不小，你哪有这个权力替我开枷落锁？要仁宗天子，才有权力替我开枷落锁，我要升堂。”八千岁端坐公堂，肇有趣了，又不像做官格，又不像罪犯，要说他是做官格么，重枷重锁像罪犯，要说他是罪犯么，坐了做官格位置上。八千岁吩咐：“杨吉风，你知罪不知罪？”杨吉风：“千岁，微臣知罪。”“好，你自己认啊，几条大罪？”杨吉风说：“千岁，我有四条大罪。第一，我万万不该辞官不做，要家来养儿子；第二，我养女不教，女儿私改皇上御赐金匾；第三，我拿你格龙孙买家来做儿子；第四，你八千岁坐了监牢里不及时搭救。”赵德方说：“够了，四条大罪，可以判你死罪，吩咐左右听旨。

拿杨吉风推出公堂外，腰斩两段不要容情。”

余老太君撩袍跪倒，“八千岁，刀下留人。八千岁，杨吉风虽然犯法，情有可原。第一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杨吉风望子心切，所以辞官不做，家来养儿子，情有可原；第二，他女儿改金匾，他不曾改；第三，他拿你龙孙买家来做儿子，享福，吃鱼吃肉，不曾让他们受罪；第四，你八千岁坐了监牢里面，他不晓得，晓得不救才有罪，不晓得不救，就没得罪，叫不知者不罪也。求八千岁大仁大义啊，救救杨吉风。”格么赵德方可是真要杀杨吉风？不是的，亲公公道理，那拚得杀嘎，吓吓他格，见到余老太君求情，正好借坡下驴，吩咐拿杨吉风救到公堂。杨吉风双膝对下一跪，“多谢八千岁不斩之恩。”八王说：“非是孤家不斩，乃是老太君求情，孤家看老太君格面子，方饶你狗命。”八千岁色样好了，拿面子送把余老太君，又吩咐拿狗官高征带上公堂。高征来到公堂：“啊咿喂，老强盗怎坐了我位置上？”两班武士喝令：“狗官，还不快拜见王爷千岁。”高征双膝来跪下，千岁叫啦两三声。赵德方说：“你个狗官，我老

早就拿名字告诉你，你情丧还拿我关入监牢。”高征说：“千岁，不要冤枉，你告诉我还敢咧？”“啊，不曾告诉你啊，一见面，你就问我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我吟诗一首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说家住九龙口，姓小名月走，二人十四心，万字一点首，不是告诉你了，不相信，余老太君你来帮我破解破解。”余老太君说：“格不是瘌子头上虱子明摆嘎，‘家住九龙口，姓小名月走’，走字旁，这半间一个小字，底落一个月字，姓赵格‘赵’字；‘二人十四心’，二人是双人旁，双人旁这半间上头一个十，底落一个四，再底落一个心，格不是品德格‘德’字啊；‘万字一点首’，更加明显了格，一万两万，上头加一点，就是‘方’字，换句话说京都皇城赵德方。”赵德方说：“这个狗官，你晓他说什么，他说家住九龙口，说我是九龙山格强盗；姓小名月走，说我是强盗，日里不敢走，夜里来月亮底落走走；二人十四心，说我强盗是乌合之众，一个人七条心，两个人十四条心；万字一点首，更荒唐，说我是一万个强盗格头头。这种狗官，要他何用，推出去，剥皮点天灯。”肇拿狗官高征绑到法场，请打磨匠用金钢钻，走狗官头顶上钻，头顶心钻神仙镜，神仙镜对下灌水银，拿起来一筑，活脱壳，皮是皮，肉是肉，皮剥下来裹稻草，肥肉熬起来点天灯，五肺六脏搅到城头上，百鸟衔去当点心。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奸党高征不曾有好收成。

又拿他家抄家，家产分把平民百姓，吩咐拿牢头田虎、狱卒刘通请到公堂。田虎交刘通来到公堂，双双来跪下，干父叫拉两三声。八千岁说：“干儿，免礼免礼，干儿，我不是老强盗哇，我是京都皇城赵德方，我是皇帝格叔叔，有权格，我来封一封，

千儿刘通听封赠，苏州知府你当身。

千儿田虎听封赠，苏州守备你当身。”

一文一武啊，后来苏州城搞了不错，因为他们有正义感。肇八千岁传下钧旨，三千兵马抄小路直奔京都皇城。不讲八千岁三千兵马抄小路上皇城，我们再讲寇准一段情。

再讲寇准扮做贩枣子格老板，公差衙役得得毛病耽搁得，毛病看好了动身，所以跑晚了格。

路途催趨不耽搁，叠影高山面前呈。

经过叠影高山，被喽啰兵捉住得，捉到高山聚义厅。二大王军师先生拿金钱八卦课一卜。
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哪山哪水总知闻。

“哟，原来是双天官寇准。”军师先生双膝跪下，天官大人口内称。寇准说：“大王，我是贩枣子格老板，不是什么天官大人。”大王说呱：“不要瞒喂，我金钱八卦课高头算好了格，你就是天官，你是清正官啊，要是糊涂官，我老早拿你杀啦得格，我们佩服你，天官大人，为何不在京都皇城陪皇伴驾，为何乔装改扮，到我们小小的叠影高山？”寇准一想，瞒不住了：“大王，不瞒，我乔装改扮，出来寻找王华。”“啊，王华啊？我们这儿有个王华，害病才好了。”肇拿王华喊出来，天官寇准问：“你可是叫王华啊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你可是住苏州三贤村？”“不错。”“你可曾买父亲？”“买了，穷上人老子赵老者。”天官双膝来跪下，小王千岁叫几声。王华说：“哟，我要饭格人，腾空怎做到小王千岁嘎？”寇准说：“你怎不是小王千岁，你买格父亲来头大了，京都皇城八贤王赵德方，你是八千岁格真儿子，你可是千岁啊？”“哎哟喂，我倒要饭做到一个千岁咧？”正在此时，顿升三个狼烟炮，喽啰兵报，八贤王三千兵马到。寇准说：“赶紧迎接。”肇带三个大王，把王华接出来。只见八贤王身骑逍遥马，寇准双膝来跪下，王驾千岁口内称。八千岁最欢喜寇准，滚鞍下马，一把搀起，“寇爱卿，免礼免礼，你不在皇城陪皇伴驾，为何出了皇城？”“我出来寻找王华。”“王华来哪里？”“来这儿。”王华双膝来跪下，父亲叫拉两三声：“父亲，孩儿二次进京要账，险险交送命，好了刘板忠代我，我得病，来这叠影高山，

好了三个山大王，不然我哪有命残生。”

八千岁一听，深受感动：“三位大王，多谢你们救了我王儿，跟随孤家进京，叫仁宗天子封你们高官禄位。”三个大王说：“我们不愿意做官，野惯了格，我们还做大王。”“好，既然做大王，我回转京都皇城，要仁宗天子，永远不收你叠影山方圆百里之内的皇粮国课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叠影山方圆一百里见方啊，不收公粮国税，专门把三个大王收。

肇三个大王拿这一百里之内治理得也蛮好格不表，再讲八千岁三千兵马进了皇城。仁宗天子迎接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皇叔叫拉两三声。八千岁说：“你仁宗胆子不小，情丧枷锁枷到你家皇叔头上来格。”“哎，皇叔恕罪恕罪。”亲自帮八贤王开枷落锁，仁宗天子皇叔天、皇叔地，皇叔喊不及。八贤王一想：我虽然是他格皇叔，他是一国之主，也不能尽顾难为他，也就不交他多烦。仁宗天子也算乖巧格，肇拿包文正救到八宝金殿，官复原职，拿刘文进正法，背起来一杀，刘文进家抄家。肇拿西宫娘娘刘氏西宫，因为交万岁有同床共枕之情啊，所以啊，赐她棺木一口。万岁一想：刘板忠死了最可怜，舍己救人，封他一封。

刘板忠死后追封赠，仁义王之职你当身。

将刘板忠以王爷之礼金顶玉葬，为刘板成请太医把他喉咙看好了，也封他一封。

刘板成前来听封赠，兵部尚书你当身。

张氏小姐听封赠么，兵部尚书正夫人。

拿王华封做太平王皇兄，杨秀英封做太平王妃。万岁噢，没得后代啊，拿金梁过继名下。

金梁前来听封赠，东宫太子你当身。

玉柱前来听封赠，小八贤王之职你当身。

又拿杨吉风召到金殿，“杨吉风，你还是要养儿子还是要做官？”“万岁，我知错了，现在愿意做官。”“愿意做官，官复原职，吏部天官。”

再讲狄娘娘来南清宫办了好酒，拿万岁天子和王华一家门，统一请去吃团圆酒。吃过酒之后，做官格做官，做王格做王。后来有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就拿八贤王乔装改扮，到苏州自卖自身，找到嫡亲儿子王华；王华二次进京遭难，三次杨秀英进京以要账为名，以传圣旨为真情，余老太君带兵搭救八贤王到京都皇城，做官格做官，做王格做王，这些情节，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，写起一部忠孝宝卷。

取名叫做《回龙传》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你们大众和佛有功劳。

忠孝宝卷讲不通，小学生看经书欠用功。

张东海 讲录
姚富培 整理

